

河濱遺書鈔

關中叢書

河濱遺書

邵力子署

河濱遺書鈔序

河濱遺書自其全集簡而出之者也河濱所著有霧堂集
齋閣集想閣集過楚集朝萊山房稿枕上集凡百餘卷何
以歎出此不欲天下動以文章之士目吾河濱也古今作
者繼起圖書日增幾爲二酉之所不能藏而四庫之所不
能糾識者有積薪之歎矣然天下之故日出而不窮才人
學士卽安得無言言亦安可以無作故載籍之興當與世
運相終始十三經二十二史羣書之江河也諸子百家派
衍而支分者也經不可復續而傳可續史有國史爲之續
餘則各自爲書吾又惡識其所終極近世叢書之集紛出

匯衆浸而爲巨澤使人游泳其中惟其意之所適亦自足
目快心但或雜收無擇不足以羽翼經史反有害焉卽以
漢魏叢書言無論作者之爲贗爲眞周書固勝于穆傳紀
年亦等於越絕若夫漢武飛燕之傳宜有微意而使讀者
志邪故不如白虎通漢官儀也神仙搜神之作自紀所聞
而使閱者信怪故不如羣輔錄高士傳也何也凡書之傳
惟皆爲斯世有用之言乃不悖經史而有補於經史否則
非蛙鳴蟬噪徒聒人耳且等蠅蚊之聲鬧亂人心矣余嘗
欲準此意刪集諸家叢書共爲一部分類別門更隨世代
爲次使後有作者皆得續入以與全經羣史並爲巨觀傳

於無窮而竊以爲論文猶後焉先河濱著書滿家名震一代當時文章圭臬如錢牧齋李大虛皆遜謝以爲不及何論餘子顧其自少鍵戶華山卽思有爲於世故凡生平所作不爲無用之言惜全集已多散佚所存者亦大半殘缺不完當世景慕之士有欲得片紙隻字恨不可購者矣余蒐羅校對數年思欲重刊公世質於同年王子葵圃葵圃謀於同里司馬畹九暨文學雨蒼兩謝君皆樂出貲以成此舉因合選諸集分爲三部而先以遺書付梓文選詩選次焉要皆非敢有去取也就巾笥所存與存而無缺者擇之故於全集尙不足什之一也嘗觀魏晉以來卽尙文集

大抵皆隨意論著隨時應用之作必自爲一家而後可云
書河濱以不可一世之才讀盡鄉嬛之書時抒蓄積揮毫
萬言南州謂比於漢人當不在揚雄桓譚以下閱此數種
後或有哀集叢書與余同志者吾知其不能遺矣雖然是
未盡河濱之書而中亦尙有缺簡世苟有藏吾家書不自
吝惜者余不敏他日尙當糾校而補益之庚午臘月河濱
七世族孫元春書於洛陽旅舍

河濱遺書目錄

霧堂經訓

共八十九頁

霧堂詹言

共四十六頁

霧堂雜著

共三十五頁

岸翁散筆

共五十一頁

飛翰叢語

共十七頁

楚騷偶擬

共二十七頁

河濱遺書鈔卷一

朝坂李楷叔則著

晉安黃文煥坤五參訂

霧堂經訓

易

今之易孔易也以孔子之言繫于文周卦爻之後又于其
總論者別爲上下兩篇是以孔易行於世其猶稱爲周者
亦孔子之意也其尊于六經之上者以其世則伏羲爲先
以其文則三才共貫乃有終身於易而不知易者非易之
亡也孔子之亡也必如孔子之學易斯謂之學易易道不
其難乎雖然易可學也惟聖能爲易故有先天之易後天

之易易無典要此其一端若其泥于一而不知變不變則
不易何所謂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乎故聖人者易之身也
易也者聖人之心也孔子之心義文周公之心也亦天下
萬世之心也以心涵性命者以理爲權輿易之理孔子已
詳言之矣學者之于心已有可持循矣大哉易乎至哉心
乎

繫辭三陳九卦予于二十年前思倣其意義取乾訟師蠱
噬嗑賁蹇解渙節九卦以爲救時之策今錄其略曰乾者
天之所以爲天也君之所以爲君也天常乾故曰健君當
乾故曰自強夫聖人而君者莫如堯書則有倦勤之文豈

其強之息與堯之德欽明文思允恭克讓蓋已有不專于強者矣當其時帝摯不道堯固諸侯而習見夫天子之事者也尙在沖齡遂踐帝位固宜其赫然有爲于天下而史官之所紀者親九族平章百姓皆人倫之常事雖以治歷之大典亦不得先此而治之蓋堯以天自任其臣又皆聖人則于己可以不勞其所謂揚側陋者蓋爲天下求人耳求人者不自用其剛也故史臣紀堯無剛健之文堯之意實不端在于剛健也堯有言允執厥中斯可以兼剛健中正而有之說者以元愷未卽舉四凶未卽除爲帝之廣大由是觀之乾之爲乾可知也乾元用九而天下治乾剛故

乾也其用柔亦乾也以卦推四時之象利貞秋冬陰之功也
也以爻推六龍之義亢而有悔陽之過也夫秋冬之際近于殺矣而乾則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亢悔之交數已窮矣而乾則進退存亡不失其正故陽剛不可以太過非惟理也亦勢也非惟人事亦天道也孔子之言乾曰仁以行之其言坤也曰方其義也嘗以驗夫剛毅近仁者與好剛不好學者矣能以仁爲心者此天下之至剛也不以剛自恃者此天下之至仁也惟仁者宜在高位上有飛龍之君下有見龍之臣卽其潛者亦龍也天之生才故君之所不勝用也何哉其所謂亢龍者亢則賢人在下而不我輔是以

仁而流于不仁者也是故長人之道止在體仁和義之事
取諸利物其于義非不尚也以元計之此爲三變元之統
天統以仁也元者善之長也是天之心而堯之所以爲好
生者也天下之理惟仁爲純惟仁爲粹惟仁爲精人君之
法天在法乾法乾者體仁而已矣苟其不然秦皇漢武猶
其善者耳以乾剛獨斷于天地之和遺萬物之災必將有
不忍言者乾之爲乾諒不其然也

訟者言之于公也天西而水東上下之情迕訟所自生天
下之所以多故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使之無訟者上也則使之訟者亦上也爲上者獨奈何以

訟相率乎獸則善搏盜則善攫化而導之猶不足以爲治
教之以訟其意亦以爲治之也而害治愈甚天下之禍自
此而釀一則察見淵魚一則凋傷元氣俗競而民悍悍則
不可以相仁罰多而民窮窮則不可以爲善不必爲誅戮
放逐淫刑以逞之事而爲之上者以棘木桁楊爲治具投
匭告密爲妙理糾察鞫審爲能事此非帝王之所宜也作
易者慮之以爲有孚而窒尙以惕中爲吉必成其訟則有
涉川之凶詎止爲臣民之好訟者言之乎蓋爲在上之聽
訟者言之也中正之尙尙其訟而歸之于無訟者也險健
之戒戒其可以無訟而相角以成訟者也故天下之心平

易相親則安嶮巘叵測則危仁讓相成則治強暴憑凌則亂險健者訟之所以爲淵也上不此禁而反以爲倡使有司臬憲之事皆相聞于朝廷之上登聞之鼓日不絕甚之則大臣小臣文臣武臣宮中府中君子小人狺狺而不休天下之人魚驚鳥駭莫知所措古人之意必不其然矣故曰獄市者人之所以并容也周禮有調人之職凡其可訟而能忍以不訟者皆淳良之事守身保家之道也觀于六爻之中不永所事不克訟者若有與辭至于上六終訟有鞶帶三褫之辱聖人之于訟也固不欲其罔民也夫訟者下之事使之訟者上之事譬之于父曰使其諸子格鬪怒

晉以爲樂非居家之祥矣觀於五之元吉夫乃知中正者之使民無訟也昔在春秋之世元咺訟其君世道至此極矣魯人有父子相訟者孔子囚之使其悔過所以喻父子之恩治人倫之本也紂爲逋逃主萃淵藪不但偏聽讒譖爲滋訟之原蓋天下之奸民於焉簧鼓其誤天下也卒以自誤則所謂入于淵者上下共之矣讀訟卦者可以得炯鑒焉

師者天下之不幸也兵凶戰危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者也象乃以地中有水爲古人寓兵于農之意夫天下古今何處非地水故師旅之事常與天地相終始抑在兵農旣分

之後古道不復欲行古法取民以爲兵而天下愈以不安
于是言兵者蒿目以爲難初則未練無以集衆而爲強久
則消耗多至化強而爲弱蓋治兵之法莫善于師卦之象
矣曰師貞丈人吉考尙書之所載禹征有苗會羣后而誓
師曰以爾衆士奉辭伐罪其師則羣后之師也益之贊禹
則從禹而征者也苗地距帝都爲遠師未可以用四方當
用羣后之近于有苗者徂征而三旬逆命其師當未入苗
境故未有征戰當是以文告往諭招徠解散之禹用益言
班師振旅不聞其請命于帝羣后不以爲擅而帝不以爲
專此卽闡以外將軍制之者也苗民來格乃在班師七旬

之後考其時在虞舜之三十八載焉計舜攝位竄三苗于
三危則在唐堯之己未舜雖加罪于有苗而苗之負固猶
然不服至于禹征之歲爲時已八十六年矣苗民荒遠帝
不忍誅苗又未嘗有犯順之事故命禹徂征聽其班師而
有苗卒以歸服此又可見聖人用師有征無戰之象焉以
禹爲丈人之將以班師振旅爲師貞之法師之在三代以
上者大略如此迨甘誓有左右御馬之文胤征有同力王
室之告湯則厲以拏戮武又詳于六步七步四伐五伐六
伐七伐費誓則甲冑弓矢戈矛鋒刃之屬杜獲斂弇之命
爲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之禁尤爲詳備因知三代

之將三代之兵律遺法具在爲人君者命將出師將不可
不慎師不可無律此亦足以驗易于人事矣長子帥師弟
子輿尸天下未有選任大將而可以它人參之者參之以
文臣或不習其事參之以內豎又多撓其權故夫能將將
者推漢高祖唐太宗宋藝祖爲最焉師出以律否臧凶天
下未有兵無紀律而可以成功者未有將不賢而能有紀
律者古之善用兵者無算皆其備知勇信嚴而自律以廉
待下以仁者也將不廉則剝削士卒兵不廉則攘奪犯法
將不仁則寡恩心離兵不仁則違天者多咎是故君以田
禽執言而將必以賢師必以律蓋于其左次者不督之以

自戰夫亦猶大禹伯益之旨也若夫不擇將不練兵不申紀律而必以戰勦爲急則是自毒其民耳爲民而用兵反因兵以害民將謂之何易之言曰行險而順師者至險之事也丈人之貞則大順之大道也險而不順何以奏功何以開國承家哉夫天下之所謂田禽者外譁內訌二者而已將得其人兵有節制則無事不成然則黷兵者與銷兵者皆非其正讀師卦者不可不知也

蠱者治亂之關也蠱元亨而天下治聖人若曰天下無不可治之事亦無不可治之時人以蠱壞爲不可救而自棄者是人事之不修非天之罪也終則有始天行也天行在

蠱卽有轉蠱爲治之機其奈何以怠緩苟且之計違天心而失治理乎利涉大川者先之以勇也先甲後甲者繼之以慎也知蠱之所以爲蠱而反其術以濟之是其道固有昭然可舉者剛上而柔下非君驕而臣諂乎巽而止非下卑巽而上苟止乎反之則君求輔而謙冲百工毅然以右爲靖獻者各舉其職握權者勉進其業此之謂涉川此之謂先甲此之謂後甲兢兢然以蠱爲憂乃能治蠱以與天下更始故爲君者惟恐蠱之在于上爲臣者惟恐蠱之在于下天下之蠱斯可以窮變而通久無曰蠱之名爲不祥上與下姑且諱之于不信夫不以爲蠱斯蠱矣知其蠱而

救之斯不蠱矣古之人創業垂統竭心力以經營之三代
以下之令主比比皆然莫不貽子孫以安卜龜歷之綿何
蠱之有哉蠱之生也其在繼世之君乎譬之于有家者其
祖宗辛苦而成之其父母逸豫而壞之是其蠱雖非子之
咎然已有肩之于吾身則不敢蹈父母之轍而益隳夫祖
宗之緒一舉夫父母之蠱而振作之蠱之來也非一端振
蠱而治之亦非一端其善者爲幹蠱其不善者爲裕蠱故
初之蠱也淺其幹之也易又以其父稱考之時身任其事
而不憚改父之所爲謗議易生沮撓有人其事危似于變
亂先人有乖紹述而其理則甚吉蓋以其意之承考者知

之幹蠱者不當如是耶若夫蠱在于母非母壯子幼垂簾攝政則亦宋之太后臨朝之時也母之蠱非父之蠱幹其蠱而得中道此蠱之一變也三之欲幹父蠱者與初雖同其勢漸異五之能幹父蠱者則不但可以治之而且有聲譽此則中興之主克纂祖訓者也夫如是則天下治矣賢者可以不出矣不然上六之不事王侯何所取於蠱壞之世哉夫裕蠱者尙且不可況于置之膜外乎是故蠱有在于朝廷者君臣共治之蠱有在于家庭者父子各治之以此推之父之事賴于子君之事賴于臣臣子之責視君父爲尤重讀易之蠱而不知所以治天下則天行方在於元

亨而人事自取于禍敗不能爲唐肅宗將必爲宋高宗此豈獨其君爲之哉其臣實有以成之矣有天下者可以得龜鑒矣

噬嗑爲獄聖人之所大懼也人無日不噬物國無日不治獄以臣民爲頤中之物必齧而去之夫豈聖人之意哉仰觀電雷之象光芒閃爍下已畏其不測而雷霆又不及于掩耳獄之爲威殆有甚焉天怒不竟日獄吏之貴所以奉天子之意者無已時獄中人譬之頤中物矣學易者蓋于此三致意焉象天之電以爲明又以雷爲合而章蓋所尙者明也非威也明以察者恐獄之有冤也合威以爲明者

恐獄之猶有變而下情之終不白也爰書將具要囚將成
獄也者人之生死係之故於此乎再三矜疑思所以生之
而不得然後論死而不赦此在讞獄者不敢任剛以作威
則以柔爲主以中爲極柔則以仁馭天下而中則兢兢于
過與不及之間聖人之意以爲噬物者有難易斷獄者亦
有難易夫豈謂强悍不法者之爲難良懦無辜者之爲易
哉斷獄者揆之以理則爲貞加之以慎則爲艱先于吾心
存其明罰勅法之意必不使獄之有冤夫如是乃可以定
人罪之重輕而人不怨不然則滅趾滅耳雖無所不可而
于刑獄之際其違自心者多矣且夫獄與刑之不同也有

獄成而刑者有疑獄而未卽刑者獄有出入有平反刑則一定而不可變者也稽于呂刑惟苗民之五虐爲淫刑之始有賴于舜之振救也故其詞曰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周王審知之故命典獄者非訖于威惟訖于富其諄諄于今之所當懲者惟是苗民不察于獄詞又不擇吉人以觀于五刑之中故有庶威奪貨制刑無辜之事夫今之獄猶古之獄也爲有苗之獄則貴者得以免貨者得以賄爲士師之獄則不但訖于威亦訖于富刑之爲刑鑒觀于此亦可以知戒矣噬嗑者噬其有間者而已矣僉壬小人爲君子之間盜賊奸宄爲良民

之間宦寺讒人爲宮廷之間此乃所以宜噬也夫如是獄
敢輕乎哉

賁者致飾之道也致飾以文文盛者天下之美觀也然天
下事有本有文純任虛文不可以爲訓序卦又有亨盡之
懼勢將趨于剝矣是故卦以小利有攸往爻以白賁爲無
咎此文周治天下之大端孔子之所以占賁而愀然者也
夫三代之文惟周爲盛周歷獨綿於八百今考其文于凡
制度皆兼虞夏殷而爲之賁之用大矣賁之所亨亦久矣
西周禮樂之治東周文辭之功空名以繫大義言語而散
干戈雖在七雄之時餘風猶有存者周孔諸聖人豈不欲

天下之常文哉已不能不爲文盛之憂矣天以日星爲文
非以日星自飾也地以草木爲文非以草木自飾也聖賢
以六籍爲文非以六籍自飾也有天下國家者知文質損
益之事關氣運之盛衰尙其文不尙其飾雖在黼黻皇猷
潤色化理終不能黜本計而末是求是可以剛柔交錯之
故審其輕重焉柔來而文剛剛上而文柔於乾坤之變而
得文明以止之象夫然則文明而不止者不可以謂之文
合離與艮而觀之當自有賁極反本者矣大象之所云明
庶政無敢折獄者何也庶政猶可以粉飾獄情無貴于浮
辭自初至于四其文猶以賁爲事五上則丘園束帛以漸

于白賁者何也賁趾者剛之未涉于柔者也賁須者柔之有資于剛者也賁濡者剛之有資于柔者也四之賁如蟠如者柔之相資于剛者也主賁者以敦本尙實爲天下倡故其成也爲上得志治天下之大端周公蓋備言之夫以周公之才文治化成而於白賁贊之示周之尙文而非尙文也以忠厚爲開國之本也或曰剛柔交錯謂之文其文章之事乎其政治之事乎抑亦臣工不齊之品私交往來之情乎曰古之說易者未嘗言臣品也然以臣品求之亦無不可厚重少文者剛也彬彬儒雅者柔也下求者大臣之道故有白馬之翰如自守者處士之節故應舍車而徒

步與上興者因人成事者也永貞者不附黨援者也古之君子在朝在野生於文治之世不可以他途倖進其爲天資之所近或質或文或樹交或自立極其情亦不過此數者而止爲剛爲柔相爲交錯能使之同時協衷以共濟亦文治也卦爻雖未之言其理固可以旁通哉

蹇者其時會之窮乎蠱言父母則宮廷之隱憂也蹇言王臣則君臣之羸厄也屯言建侯古人之封建擇人立君之時也蹇言大人後世之朝廷勤王濟難之際也有無形之蹇有有形之蹇有勢不可入之蹇有義不可避之蹇士君子不幸而逢國家之厄所宜奮然以相從或可以有利于

社稷卽不然有死無二以明大義于天下此理之正也凡
爲臣民者之所共也豈其可漠不相關視君父爲路人自
處于明哲見幾之流罔申同舟共濟之誼乎夫無形之蹇
莫大于人之攜貳有形之蹇處險于國勢之窮促勢不可
入之蹇莫過于喜事首禍以嬰天下之所忌義不可避之
蹇莫甚于君憂臣辱君辱臣死之大節且亂者所以開治
窮者所以基通激而有爲者績易成恥而圖報者業易就
蹇也者時會之窮亦時會之先資也當蹇之時豈無泄泄
沓沓不自知其爲蹇者卽君不知蹇在廷之臣與天下之
賢才無有不知之者知其蹇而不爲之所一人弛擔則輔

弼之羽鍛羣賢裹足則舟楫之助孤爲國者以智士爲高
非福也謀身者以招隱相求非正也聖人立教蓋深慮之
爲君之新一爲臣之策五大蹇朋來以剛陽中正之君欲
濟天下之蹇得中正之臣以助之斯可以有爲于天下卽
未必兼剛陽中正者如昭烈之于孔明肅宗之于子儀德
宗之于李晟尙可以粗有所立苟能如仲康之得胤侯高
宗之得傳說未有不隆夏商之業者也其策臣者一曰利
見大人一曰貞吉一曰匪躬一曰來反一曰來連一曰來
碩皆以有功爲志正邦爲事者也同在王土同爲王臣不
以它往之思擇君而事胥來于國協力匡扶此則濟蹇之

衆謀人臣之大義也惟初以宜待爲之然亦非見險而終于止者善乎先儒以蹇難之時非聖賢不能濟天下之蹇由此推之人不講于聖賢之道而詭爲規避以負國家者皆處蹇之罪人也是故制治保邦者時未有蹇尙當思患而豫防之則作養人才講明忠義其可忽乎哉

解以繼蹇故其利于平易者尙與蹇同而未之敢苟也說者以爲天下維新之時自宜寬大易簡與民休息如湯除桀虐而以寬治武誅紂暴而反商政夫天下之蹇不必盡爲豪傑用武之資卽繼世之君亦有然者則知解之有造于天下赦過宥罪示人以解網蠲苛之意亦不止新國宜

爾也蹇之時朝野震蕩宗社顛隳其君焦勞于上其臣拮据于下天下之煩擾者不可以備言而物不終難稍得貼席當如雷雨之澤使草木各遂其生解也者豈非天下之幸哉然在赦宥之事亦解之一端耳征戰久而思解甲賦斂橫而思減租權政繁而思弛禁土木多而思罷役有前代之所無而近年增設祖宗之所略而後人附益者無不思所以洗之惇大者人君之度安靜者四海之富解之不可不急也蓋如此文王之辭以爲無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其云往猶蹇之往也其云來猶蹇之來也往以解其蹇來則解而不蹇矣天下方在出險之初人亦未忘振

動之舉蓋未必卽可以晏然而餘險之在一隅小醜之勞
司馬者我亦靖之卽靖也與其久之而滋擾不如夙之而
無事也周公之慮則更有深於此者以天下之蹇爲易消
以君側之蹇爲難清蹇莫蹇于小人之禍國解莫解于君
子之除惡故爲君者宜如五之退小人爲臣者宜如二之
獲狐四之解拇上之射隼務使蹇之萌不生于肘腋之間
然後天下之蹇無自而起解道于是乎大成以周之時徵
之文考以蒙難爲蹇成王以多難爲蹇便嬖近習婦寺之
流故未之有也計其爲當解者惟有商氏之武庚周室之
管蔡君側之蹇何嘗非天下之蹇乎故不得已而東征其

所爲封衛營洛之舉酒誥大誥梓材多士之文命與微子
封宋之故事凡所以爲解者皆以寬大簡易爲之在射隼
解悖之時無非爲天下計者若夫小人之道亦至不一矣
鷲而隼者天下之所共惡也媚而狐者天下之所不知也
微但天下不知君亦不得而知之故小人而附相臣者拇
也小人而在高位者隼也小人而亂君心者狐也以其品
之卑污爲負者之且乘以其惡之將肆則爲蹇之將萌有
天下國家者可不思所以解之乎序卦又慮之矣解者緩
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嗚呼可畏哉

渙之繼兌其義皆尙于亨利而人或諱言之幾以渙爲不

祥臣子不敢以之進說于君父夫渙則有可尙以爲治者
其在臣則渙躬以無悔是公爾忘私之義也渙羣而元吉
是不立朋黨之正也初與二或以爲馬或以爲机是動靜
相需同心戮力之事也其在君則渙汗其大號以誠信布
告于天下渙王居以散財行仁于百姓者也天下之心聚
散靡常君與臣能有以馭之又何懼哉以風行水上者觀
之水固泆漭風又從而震蕩之雖險而可畏有善操舟者
乘風破浪一日千里不但水失其威而風實大有助焉濟
渙者亦若是焉則已矣天下之勢時而爲安流時而爲狂
瀾治不必其爲磐石亂不必其爲瓦解國勢在乎民心民

心在乎朝廷其收之也有道其操之也有要享帝立廟此
非其最切者乎上天者萬物之所宗也祖宗者百世之所
歸也天子下民不忍戕其生祖于子孫不忍殄其祀故郊
禘之禮舉于上仁孝之風應于下卽在平時無有敢不祀
天敢不報本者況于渙之時乎且夫天下有不可渙者有
不可不渙者不可渙者天人合一之理神鬼志氣之通祖
孫命脈之合皆人君之事非臣下之所敢與也其在不可
不渙者令出惟行弗惟反大道有財此有用臣得以請于
上而非臣子之所以自私也是故地有大川非舟不涉國
有大事非君不治同一水也風加之則叵測木乘之則有

功夫亦知渙之非渙而善用渙者之有濟于天下也考諸三代繼世之君偶在處渙訖有成功其後之爲漢唐宋者雖有季世猶能藉先王之餘廕而卒以奮起沉于聖子神孫光大昌亨之日豈其以渙爲諱哉讀渙者可以知其興矣

節者天之所以成四時也節以制度君之所以成庶績也天下有蕩檢踰閑之人而節不可以終廢故作易者尙之惟人情蕩罔所底不得已而坊之以節節幾爲天下之所苦夫節之爲用豈其強人以不堪者哉夫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非一人之爲節而合天下以節之其于制度之間

尊卑有等長短有數豐殺多寡咸有不可踰越之則故上而朝廷內而後宮下而諸王大臣以至于輿臺之徒外而要荒屬國以極于梯航之所同越若宮室祿糈車旂服色賞賚賜予祭祀燕饗聘問慶吊之禮無不掌之有人辨之有典故能上下貴賤各安其節不相凌奪不相僭越而天下治此則節之盛時也惟人君先能自處於約有所檢而不敢肆則爲恭爲儉爲仁爲禮于以養天下之財而不匱培天下之民于無疆斯可以優然而有餘孔子又有取于說以行險者何也天下之情固有說而不知止者矣知險之可畏則志不可滿欲不可縱樂不可極自省則藐予一

人四顧則朽索六馬如其不自抑損侈焉妄費將使財用
詘乏民人怨謗于是乎不敢不蹈于中正以與天下圖治
耳周公之于九五贊以安節吉往有尙此卽所謂當位以
節者視其臣則柔順得正者安節矣其不節者則陰柔而
不中正者也天下無上節而下敢不節者費惜露臺夜忍
燒羊鞞卻青絲裘焚雉頭古人師大禹之儉者莫不可傳
而可法乃若晏子孫叔敖公孫宏之倫以節聞者亦復不
少何哉上交之所謂苦節者此卽卦之苦節者也它如初
之不出戶庭則許之二之不出戶庭則凶之又何也天下
之士有出處之節蓋有關乎世道者上有制數度議德行

之君而抗節不出初猶可以恕之至于剛而不正不與五
應得無失之傲乎此非魯之兩生而違道于譽生今反古
之人也況于上則節極其苦雖貞而凶其窮也宜矣此非
漢之子陵而甘餓山林賣志以沒之人也此三者以氣節
言而有乖于時會者也易不可爲典要蓋如此節之有取
于澤水何也澤之容水有限過則盈溢天于億兆之上而
立之君必不可以盈溢有如此澤矣擗節者經國之道也
節制者用兵之律也節義者性命之美也蓋嘗觀于山之
虎節澤之龍節矣非所謂示信之具乎節樂以祝敵節歌
以商齊非所謂音節之正乎至于臣秉節以酬君妻抱節

而報夫節如竹然一破不可復合亦如關格一裂無所顧忌是故節也者人之所不可須臾離者也

或曰理財損益用人泰否皆所當昌言者止于九卦何也曰此啓禎時之言也其餘未皇及也

以後有缺

補純乾說

荆山爲其弟子信卿講純乾六畫以爲初畫少陽第三畫太陽上下兩陽映第二爻又云六位時成此六位一時俱成聖人乘此六龍以御天子家世習易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說乃從一道人聞之以爲一合于中之五則六也二合于中之五則七也三合于中之五則八也四合于中之

五則九也夫易之妙內外上下變化離合其數可紀者一二三四四象之位七八九六四象之數也一與六合者甲與己也二與七合者乙與庚也三與八合者丙與辛也四與九合者戊與癸也其變不可窮者甲己化土陽制陰夫從妻也乙庚化金陰從陽妻從夫也丙辛化水丁壬化木戊癸化火各以類之變者而言之蓋從龍也反對者顛倒而觀之純乾反對仍是乾又自初至五俱是陽第六之亢卽初爻之潛也上互下互俱是陽所謂剛建中正純粹精者此也所謂元亨利貞者此也所謂見羣龍無首者用九也用九不用七而反有取于坤六純乾之卽爲純坤天包

地也天地二而一陰陽不測之謂神猶人之仁義二而一
美大聖神之仍是信也信者誠也信爲五德之一而四德
始終焉信以成之者此也土爲五行之中而四行始終焉
萬物生于土歸于土者此也乾資始者非氣乎品物流行
非質乎兩一卽爲二陽之斷處卽陰陰之連處卽陽乾變
卽坤坤不離乾天高地卑與天清地濁分而未始分也地
處天中而地氣上升仍在天之中天包地外而二氣綑縕
天亦入地之中是何也陽連而陰斷斷不如連之直捷斷
而不斷則一倡而從連與斷健與順二而一者也三畫之
象初爲地二爲人三爲天六畫之象初二地三四人五上

天上爻多類初初辭擬之卒成之終也天地分而未嘗分也下卦布而方之上卦因而重之大方圖成焉下卦布而圓之上卦因而重之大圓圖出焉大方大圓天地之未嘗分也分而未能終分也此其膚說也乃若文王之易視羲易之方圖別有變化之妙孔子之所繫又往往出於文王之外易理無盡辭占象變亦無有盡醫卜二宅皆不可盡荆山之弟子學易于希夷之舊居希夷之身之世渾狀是易潛處亢處人或知之爲見則應詔而出之時爲惕則墜驢入山之時也豈不能飛一汴二杭三閩及廣能飛能讓其以御天不如沖舉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甚矣易

之貴正也以中言易不如以正言易孔子于文周二聖之卦爻言正者請以此例推之位之當者正也乾之四爻有直斥其不中不正者矣于乾坤六爻知中正之旨可以涉世可以治世矣

補
乾元用九說

易十翼曰乾元用九天下治也又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此孔子之言而非孔子之言也周公繫三百八十四爻獨于乾坤而七其六此周公之情有以引宓犧而達文王也今夫占易者必用爻何以乾坤有用他卦獨无耶用九之變坤用六之變乾或以老變而少不變然則少陽之七少

陰之入俱無消長耶且也用九而本于乾元用六何以不
本于坤元天地之元詎異撰耶竊繹尼山之易而悟造化
之妙焉韋編三絕鐵摛三折是以深知天之所以爲天與
天下之所以爲天下也天則者天之則也天下治以天下
治天下仍是以天治之耳其在孔子於用九必曰乾元者
亨利貞皆元也坤之元卽乾元也故發揮乾元而以用九
明之是不可以用六對舉也矣夫剛而去柔與柔而去剛
地道之龍穴砂水則然仰觀於天一陽一陰之謂道氣也
理也一也聖人君子德備乾坤必也兼乾元用九于人道
自治之人無以異也凡今之人將爲體乎將爲用乎將爲

有用乎將爲無用乎皇天生我父母育我朝廷成我師友
知我其畀之以用於天下也明甚坤猶婦也婦不可以司
晨而酒食中饋其用小非大用也凡爲男子者當以用九
之道自正自成其弧矢四方之志不敢苟且些窳墮無用
之倫甚矣人之用九而不用六也用九者六龍六虛六位
六陽之妙用也元有一定而不可易者自初至上六迭用
矣元有變化而不可泥者隨占所值而善爲之又神用之
用也甚矣用九之大有益於元也春秋傳曰體元者人君
之職調元者宰相之事知乾之用九之義矣

補
三陳九卦說

昔者孔子讀易至于韋編三絕鐵撻三折折衷伏羲文王
先天後天六十四卦之象詳哉其言之已它曰以文王憂
患之故三陳九卦夫卦亦多矣何獨於此九卦而三陳之
且卦數恆八而疇範則九此其九也其或尙書九德之類
乎間又思之尼山至聖止于九卦而三陳之必有故焉以
八卦之宮求之蓋乾坤之八卦判不相及而系兌宮者二
系震宮者二系艮者一系坎者一系巽者獨三此所以六
子之中獨有取於巽者蓋必有深旨矣以男女之故索之
女之卦五男之卦四豈非女之柔弱爲處憂患之所宜哉
請得而詳言之巽之第四卦巽下震上者是乃所謂恆也

巽之經卦上下皆巽者其第五卦也巽之名其象爲隨風而名不易焉者也巽之第六卦巽下坎上者井也此巽之所以獨多而三陳者之所以每每結歸也其它系于震宮者在復則震下坤上者也在益則震下巽上者也復爲震之第八卦益則震之第六卦也其系坎者困之坎下兌上也系兌者損之兌下艮上也系履者兌之兌下澤而乾上天也其系艮者艮下坤上之謙也由此觀之九卦之所以三陳可略見髣髴矣抑在九州之方位巽東南艮東北坎正北兌正西震正東震者紂之在東歟兌者文之在西歟而巽之方則江漢揚州之封而艮爲東北抑亦當沫邦邨

廓戡黎伐奄之兆歟孔子之于此止言卦不言爻止言象
不言爻之小象以周公之事在後而文王之事在先也夫
二南者詩之首也所載文王后妃思懷文王之詩曰陟彼
高岡又曰陟彼崔嵬三曰我僕痛矣甚矣其爲姜里之感
也或問三陳之曰德何也道者變動不居之理也德者行
道而有德于心之謂也孟子以爲生于憂患憂患也者所
以進德也由憂患而進德將以德而善處其患難文王卽
未嘗泥於此而孔子於此九卦津津然深味之此其序又
可思矣序之首謙何也孔子曰文王之守臣節也非他也
謙而已所謂卑而不可踰者也以天地鬼神知文之謙猶

周公之遜碩膚也謙卽遜之義云爾其終巽也入也善遜
患者入其中而能以行權稱則盛德之至矣德之盛者人
之所不能賊也歟一陳足矣必三之者何也九者陽之老
也三其九則二十七矣槩文王處憂患之道其用九卦而
合焉者不一其時不一其用所同事之諸臣雖有膠鬲衆
哲而飛廉崇侯輩之譖毀甚危且急也蓋有一卦而異其
用者矣且其下卦之分屬者貞也而上卦之分屬者悔也
貞悔可以兼龜之五兆而輔疇之五行矣不但已也後世
所云弔民伐罪者湯武所同朕惟婦言是用牝雞司晨所
以聲妲己之罪也紂之爲逋逃主萃淵藪蓋天下之奸民

兇黨不但不畏天子之威而反藏匿於輦轂之下其所以
陷阱善類毒荼士紳使天下之人不得其所者殆不可以
擢髮而罄竹此九卦中得毋有甚似其事者乎損之遠害
其一耳以諸經考之文王在下卦紂在上卦亦既昭昭矣
夫孔子于易則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于文王之事繫辭蓋
兩言之是宜以後天之卦推之不以先天之位求之者也
九卦之彖辭皆文王所作不可不以再四搜尋予無知謹
錄文王之辭以觀孔子之旨如左

三陳九卦

不用入而加一卦爲九亦不用六十四而縮四十七卦爲九蓋合八卦于九疇也

文王

大聖人能變先天爲後天雖未見禹箕必能衍洪範 孔

子讀易在文王繫彖之後不用三易而用文之卦名以合于包羲之畫蓋奇一耦二其畫固有數也 文與紂之辭兩見于繫辭卽周公亦不及焉用卦未用爻連山歸藏可知矣 九卦之畫有脗合于九數者三陰三陽合其奇耦而數凡五卦損益恆升困也有歉于九數者一陰五陽爲畫七履是也有浮于九數者一陽五陰爲畫十一謙復是也有限于八而不及者四陽二陰爲畫八重巽是也 疇之數中五與圖同戴九以至於履一惟無中之十耳十爲地九爲天地道右生生之五行也天道左生剋之五行也 九卦準五行乾陽金兌陰金震陽木巽陰木坎水離火

坤艮皆土也 土靜者也有生無剋地山謙陰陽備矣其
剋者惟水耳土生金金卽生水故不忍其剋彼也剋我之
土者木也木生火火卽生土亦不能以剋我也 文卦象
于九卦無明言憂患者孔子奚取焉孔子設身處地代爲
之謀也其義則孔已示之矣切文紂周殷之世而歸於卦
惟深思者得之 九卦之序上經三下經六皆用文王周
易之次其卦無淺深而有先後始于履者以虎尾不噬人
似紂之不能滅文也其餘詳在下解終于巽文王之盛德
也 古易考原曰伏羲始作巽卦巽上巽下仍名曰巽巽
下震上名曰恆巽下坎上名曰井伏羲始作坎卦坎下兌

上名曰困伏羲始作艮卦艮下坤上名曰謙伏羲始作兌
卦兌下乾上名曰履兌下艮上名曰損伏羲始作震卦巽
上震下曰益坤上震下曰復先天若不合以後天止八卦
無六十四當無着落可再思之 馬圖水北火南金西龜
書戴九九其尊也水一居下所謂潤下也與卦同至于二
四爲肩六八爲足二與八對非十乎乘以中五爲十五故
曰洛書縱橫皆十五左三右七左木右金亦十五也 唯
性理蔡子所補疇數九卦之謙左三右三皆金也金數四
九卦之復左三右三土木之數也九卦之巽左三右三木
氣之盛矣餘倣此 憂患有既往見在未來三種相生則

無相剋則有故以知九之爲剋也紂剋文王者時也姜里
哉文剋紂者理也則武王矣繼之者成王其爲武庚者尙
未忘于剋 禮中庸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易則以憂患
屢陳聖人之所以爲聖商之所以爲周蓋以天道徵之矣
孟子曰生於憂患又云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憂從
中來患自外至惟孔子深知文王豈但尙論于事後乃追
窮其至理 一剋二水剋火也二剋四火剋金也四剋三
金剋木也三剋五木剋土也龜之占周人最重五行生順
而剋逆自湯已然以周尙赤改之則殷白夏黑止有金水
二德耳元會運世皆以剋相加可勝嘆哉 凡九之妙過

于十十則竭矣造化人事莫不皆然老子曰一生二二生
三三其三而爲九揚子雲之玄也歷也非齊桓公之九九
也 冬至數九或云夏至亦可數九今星命家以直九爲
不祥楊公忌亦避五數豈非五者九之半與古易考原上
經以履爲小畜之反對謙爲豫之反對復爲剝之反對下
經以恆爲咸之反對損益反對困井反對巽不反對蓋九
卦在上經者三在下經者六反對者困井損益四卦耳此
亦見九卦止有四卦而不能及于五也龜之不得不尊五
也有然 太極圖周濂溪於五行各作一小圖而於太極
兩儀止言動靜陰陽註者只言大槩未能析之曰水陰火

陽金木土之誰動誰靜也文王之于九卦也詎有外與
孔子之憂患與文王同異如何曰孔子之伐木削迹圍匡
困蔡幾與文同孔子得子思而道傳于萬世卽其門人皆
十亂之流亞也未之有異矣九卦卽孔子之自寫其憂患
也 凡孔子之所未言者人未有敢鑿說也邵子程朱之
所未言予亦不敢爲鑿說也今略存其疑以質於後之君
子

三三履

三三謙

三三復

三三恆

三三損

三三益

三三困

三三井

三三巽

書

水火金木土穀六府也正德利用厚生三事也合而言之
爲九功其曰九功惟敍九敍惟歌惟敍之而後可歌敍亦
難言矣或曰此周禮九德之歌九韶之舞也後世之君聽
民之自生自遂而不知所以養之六府失敍誰其問之至
于三事則風俗之間不爲加意或且窘其用而戕其生矣
嘻難哉

帝論臣隣遂至于翼爲明聽其以作會作服音律聲樂諄
諄者卽大易垂衣與命夔典樂之旨然孔子論爲邦則曰
服周之冕于韶舞之下繼之以放鄭聲其于治又有斟酌
焉者天下之事主之者君佐之者臣臣不能以禮樂事其

上三代以上豈絕人人以重大難舉之業乎

讀五子之歌與三風十愆之語使人慄慄寒戰事之在後世者不能以古人爲鑒而若有藉于宣淫導欲戲言戲動之案以爲古人曾一試之噫可畏哉

古之作史者不同人故其下筆亦不相沿商書中之奇崛古鬱者當推盤庚用字艱澁句法奧僻調亢而不墜篇簡而不詘揚子雲樊宗師文太青黃幼玄之所嗜也此史官之好奇者也孔子刪書不以軋茁而去之亦以見文章無定或奇或平各要其至作者雕鏤刻摯極其斑剝雖在聖人弗之能黜也史者記言記事之書也言不可廢實與事

同如以事而已遷都雖重大之事其爲告諭臣民當不過
明布利害使之必遷安能鈎玄探蹟有此絕奇之筆乎予
讀此有感于心者二焉甲申遷都之議浮言搖惑使天子
殉社稷而死此固帝意不決有異盤庚抑其史官亦可知
也天言簡朴旨語不煩然數陳事宜非詳不辨臨文組練
垂後乃光一切上下之言如牧豎對語無復典故爾雅之
色編之于書斯亦不足觀也已嗟乎難哉

洪範一書法也非數也洛書者數也非法也有以洪範九
疇配洛書自一至九之數者予竊以爲疇卦不倫卦之六
十有四其中八入互乘各有定理疇則不然所謂九者自

一至九疇之次第如九功九歌之類有相蒙者有不相蒙者必以五行配五事則八政三德分類無從皇極居中又無五行之可指此殆伯禹之所作箕子述之略加詮釋以告武王者耳其九非洛書之九也訓故者曰禹平水土而神龜現瑞猶之鳳麟以是爲法龜而作洪範今觀其文列有九則全非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九九生八十一之數焉得以揚子蔡子之說發明九疇之大指予故曰洪範者法也非數也即使偶取乎九之一字以爲書必不可以河圖作易之例例洛書之作疇也若必以洛書配之戴九何以戴福極履一何以履五行左三何以左八政右七何以右

稽疑二四爲肩何取于五事五紀六八爲足何取于三德
庶徵或曰聖人作範亦思其意而已矣卽師其數非泥其
數也五行之家與八卦之理無二也作易之聖人其有取
於河圖也黑白奇耦卦象之所自生非盡泥其數而爲卦
畫者也作疇亦然卦之有人衍而爲六十四行之有五縱
橫而皆十有五卦明言之疇隱示之耳予誠愚魯何敢置
喙再四思之疇之爲書蓋必不可以易類求之何也易卜
筮之書也疇非卜筮之書也卜筮者尙其數洪範則言理
不言數學者亦不必以數求也其似於易相關者不過卜
筮一節曰貞悔曰雨霽蒙繹克而已卦詳于易五兆何嘗

有辭乎無辭亦無數也卦中坎水離火坤艮皆土乾兌皆
金震巽皆木說易者或以五行詮之而疇所言風不同巽
乃屬之土此已異矣燠屬之木寒屬之金原與易不相蒙
且以五行俱統于一五事次之于二未嘗以五行之數論
也必以易之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五土推之則五事之中
亦可以數推之乎不可以一貌二言三視四聽五思則數
非疇之所尚也明矣卽以易之近取諸身者推之則坎聽
離視巽言之外貌無所系思亦無有定位而謂五事有數
乎五事非數五行非數則卜五占二之爲數也以易詳之
不俟疇之更言數矣或曰九疇之本於洛書先儒已合子

乃以爲龜自疇疇自疇乎曰易之八卦固取於河圖而非龍馬少陰之八也範之九疇亦取於洛書而非龜文戴九之九也好事者以爲圖主生數書主剋數然未見其爲必然亦未見其爲不然以臆斷之河洛表裏者數也大易與洪範其相貫通者理也易數可以兼理範理不必兼數學洪範者當觀其治天下之大法非泥夫五行災祥之故蓋京房關朗之易非同於周孔之易伏生劉向之五行亦不同於大禹之五行雖謂之洪範非洛書可也卜五占二之詳於易何也曰孔子言之矣興神物以前民用又云莫大乎蓍龜卜筮之事固盡于易矣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圖書之數亦盡于易矣尼父所以假年學易而不及于洪
範者其學已盡于易無餘理之可尋也範者法也法之所
示者淺易者象也象之所示者深故學易而韋編三絕鐵
搯三折洪範則不然矣以理或同異而數已畢于易也若
然則尼父於九疇未之究心與曰豈惟尼父哉天之所以
錫禹者其文不載於夏書塗山之子孫未嘗世守而演之
湯之世亦未聞其大明也武王之十有三祀乃以諮詢彝
倫之故箕子乃爲之稱述是羲易之傳三代不改而九疇
則或明或晦若存若亡不如連山歸藏之各有其一代也
武王訪之何文王之不學與曰洪範者天子之事也臣無

有作福臣無有作威西伯之蒙難也尙敢談及洪範乎哉
姜里繫易易賴以傳以是爲先天後天之學生中古而積
憂患若洪範之爲書故有所不暇爲也箕子之不以洪範
教紂何也怠棄威侮前乎紂者已有討矣斲脛剖孕炮烙
非法之主其於五行也弁髦之耳箕子雖欲以洪範教之
其如不聽何矣賢聖爲天下之心至公至虛不以武王爲
仇而斬之斯不以獨夫爲親而傳之益以知三代之於易
人人學之世世學之洪範則帝王之事未必人人學之而
世世學之也益以知尼父之不言洪範所以專心于易而
亦不欲以五行災異近于語怪而語神也愚故曰九疇者

法也非數也洛書者數也非法也不以易之例例之者也
或曰信如子言然則悖于易與曰否易用八卦範用五行
八卦五行理之元同者也鯨汨陳五行故天不畀以洪範
禹之嗣興其能順用五行者也五行之氣與天地俱全乎
洪範而言之者不一而足五德乘運自有支干以來未之
能易也後世五行家推言休咎指示趨避莫不于洛書乎
宗之遂與易書錯出而競勝而言易之人或至竊其法以
自詮若卦之配周天與納甲占候之說往往借五行以示
神奇其實疇有此理無此言也今夫四象皆歸于土猶之
四事皆統於思也貌言視聽身法之四表也思也者心法

之一王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莫不有身心焉天子之身
尤如造化民生相關卽以貌言恭則天時雨若狂則天恆
雨若後世之君動作威儀輕薄佻達不能恭己以事天亦
不能莊敬以蒞下得無有九年之水歟民之象指而效尤
者得無有狂悖跋扈者歟況乎其出言無章視聽聾瞶賢
奸倒亂民生日蹙民之不能嚮五福而陷于六極也君實
爲之矣況乎其心志妄營者乎作好作惡偏倚陂邪而造
化民物尙安得有康乂者乎故以五事準五行治天下之
法具焉與易理之乘龍御天又何異焉此亦可以信五行
八卦之相通矣八卦本於陰陽五行豈無陰陽與曰否乂

用三德其所謂剛柔者卽陰陽也夫五行各有其剛柔者也後世之言五性者木仁金義火禮水智土信居中而皆以二氣灌輸於性命之交是故五行之在物者有陽木有陰木金火水土莫不皆然然剛者過之柔者不及氣質之性不能不偏則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雖兼二者而實流于一偏者也卽如仁剛則爲從井之救柔則有端而不能擴充此其大較也古之治天下者知天下之偏于剛柔而或以剛治之或以柔治之或以不剛不柔治之斯所謂平康正直也卽堯舜之所謂中也中也者兼用陰陽而不畸于陰陽者也八卦四象兩儀皆原于太極五

行其無太極與曰否皇極猶太極也太極言天皇極言人
其揆一也陰陽兩儀生出無窮好惡兩端治理無盡易之
言吉一而凶悔吝居其三疇之言福者五而凶短折疾憂
貧惡弱居其六易以天道治之疇以皇道治之皆極也皆
所以利民用也八卦者神謀鬼謀百姓與能五行者獨不
及于百姓與曰否五紀言之矣王省惟歲時日月星皆其
從之者也自卿以下羣聽威福於君百姓之能訓行者近
天子之光否則六極憂其不免其何敢與於皇極之事也
耶然其爲民之意已露于稽疑其所謂庶民從者尤王者
之所當加意斯其所以同也若夫占事知來易示趨避言

天驗人疇示保極其爲同異芒忽之間未能遽盡者又爲外篇入則以質於世

思爲四事之總思一僻則貌言視聽皆謬矣宜乎土一愆而水火木金皆咎矣徵之于龜兆爲克而雨霽蒙繹皆亂矣徵之于天恆風若而雨暘燠寒皆忒矣然五事之應于五行者各有其休咎不揣在思也思之則睿睿之則聖世不可多見而恭從明聰無其體肅又哲謀無其用愚嘗以孔子之九思顏子之四勿求之不得謂四事粗而思獨精也以大學準之思兼意之于心身兼視聽飲食身心二者統壹道術此洪範之真實樞紐也

入政食貨祀爲一類司空司徒司寇賓師五者爲一類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制國用者先五材貨財不足不可以爲國國之大事在祀天神地祇人鬼皆重務也設官之法上異唐虞下異周代卽以司空爲冬官配于水司徒爲地官配于土司寇爲秋官配于金賓爲行人配于禮官屬之木師爲肅殺似如刑而以火烈之象強配于火亦無所不可而食貨歸于度支祀典掌于宗伯未嘗不繩貫而絲連也穿鑿而求之疇用之避皇極之尊而不用以入爲政豈亦有所取歟

堯曰天之歷數在爾躬五紀之歷數乃在其末洪範庶徵

止及歲月日時並不及歷數矣歷數者合歲月日時而成
者也不積小不足以成大猶之君合鄉士師尹庶民而爲
尊非臣民亦不能以成大此其著而易見者也歲統十二
月月統三十日日統十二時王之所省在歲百穀之成不
成當由于雨暘寒燠之休咎而下卽繼之曰又用明俊民
用章家用平康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蓋所省
之大者在此臣民而其根本則在于五事推而言之鄉士
師尹之所省亦各有其五事焉其罪之大者爲作福作威
玉食罪之小者虐癯獨畏高明若夫庶民則雖關於君而
卿士師尹皆能操其性命有歷數者可不念哉

君能生殺人貧富人善惡人五福六極何其尊也洪範所以明皇極好惡之當慎非以增人主之威福也何以言之斂時五福用敷錫庶民言福固不欲言威也天之生民豈其供人主之喜怒而置之于凶短折貧惡憂弱之域哉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禹蓋慮之久矣

既富方穀此卽五福富先于攸好德之旨救死恐不贍者奚暇治禮義哉人君最惡犯上作亂之民不使之安其業摧折之貧苦之彼其家不可保身不聊生百計荼毒惟恐民之不盡此殆甚于汨陳五行者矣神禹之神正以盡力民事可以上配神農神堯耳後之爲人君者不可不加意

矣

說五行者以爲水不下潤咎應如何火不炎上咎應如何木不曲直金不從革土不稼穡咎應如何然未見休徵之見于後世者豈古人之後五行皆汨陳之日與它書則以好治宮室爲木之災鑿治苑囿爲土之災妄興河渠爲水之災火金皆然吾嘗以此觀古人之治無事不寓夫箴規教諫之道卽五行家言天文地理之家皆不可忽也略如司燿司烜鑽燧改火治藥者猶以桑薪爲言而辨火者或察其勞薪慨自火政不修甚者焚屍焚殉葬之奴僕車馬熒惑之災上帝獨不怒與五行穿鑿之說與其不中寧存

而不廢

九疇之道多言用少言體天人之際間與呂覽月令仲舒繁露相涉愚嘗推生剋之理水生木木又生火火則水之孫也水則火之祖也火燃水乾水決火滅祖孫相讐恩害相伏此已至變矣水剋火火又剋金金乃反生乎水彼受制于我者又能制乎物彼重重受制者詘于勢之無可如何而反爲生我之源然彼受我之克彼乃克我之親人有貪禍財而殃及其祖父者理之奇妙旁求之而不竭洪範實未言也百家曲學之所以不如聖學與

洪範不言數矣今謬以數補之皇極者中五也中者合四

正四隅而攝之者也一與四合二與三合五也以五合一而六生焉以五合二而七生焉以五合三而八生焉以五合四而九生焉河圖之十五合五也洛書無十專用五也專用五故在天爲五行在人爲五事天人之合爲五紀龜爲五兆天爲五徵嚮用五福此五者皆各用而不相爲用者也惟其各用故有天人各足之饒惟其不相爲用故無生剋變化之煩此九疇之所以終異于易也與

以上洪範外篇八則

朏者月之始出也尙書記哉生明哉生魄蓋于月乎慎之如易之言幾望他書之言上弦下弦皆象月之德而爲詞予案明魄同體而各有其半弦之時則半明半魄者也上

弦漸趨于盈下弦漸趨于盡其始明始魄則于初三十六日見之或曰禮記有言和而後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哉生魄于望後似矣何不于朔二日爲哉生明日此其大較也望故有在于十六者矣則哉生魄亦有在十七者矣且對明言魄則明是月之魂對魄言明則魄是月之暗其言明也若幸之其爲魄也若惜之君子之心蓋有扶陽抑陰之微詞焉

心逸日休休也者善之效也以拙反觀有巧于自謀之義焉天下惟休爲間亦惟休爲美天庥之義或取于此譬之蜜釀而甘酒釀而醇蓋于心境逸豫之中日有所進卽孔

子之所謂悅樂孟子之所謂自得也蓋僞者止是不誠誠者實也地實則萬物生心實則萬善集

或問曰尙書克念作聖聖可作乎曰可國城之中君與臣民之所共居也尊卑雖判不可謂其異城而居因知萬事同歸于理理之中有聖焉堯舜周孔者城中之君也凡以一善一節稱者皆城中之居人也今人畏聖人之名以爲遠而不敢求此憚入城者也知至而行不逮則將入而閉其門者也或早或暮自東自西苟入城中不謂之城外矣然則聖止通明之稱未嘗不可學而至也師曠聖于音造父聖于御岐伯聖于醫一偏之至亦可以聖稱而不慙者

也況聖于理者乎

人之于境寧可處衆苦以存聖心不可思百福而背聖解
人之不爲聖者豈不知聖之爲美哉聖可爲而不可爲乃
自棄耳書云克念作聖旋繼之以罔念作狂夫其狂于貧
賤狂于富貴者皆賈禍之媒也隨所處之貧富貴賤而不
變其心者卽聖人之徒也是故惟天下之聖人爲能貧爲
能富爲能賤爲能貴爲能安爲能危爲能死爲能生聖于
貧賤者仲尼乎聖于富貴者堯舜乎聖于安者伊周也聖
于危者微箕也聖于生者軒黃也聖于死者龍比也然則
不能爲聖者已無以去非而從是人不能移憎而爲愛鬼

神不能留禍而錫福適陸者喪其馬遊水者沉其舟跛無
杖盲無目斯亦末之也已嗟乎聖之于人猶身之榮衛天
之陰陽也人之所以爲人無之而非聖也物無非天人無
非聖嬰兒之食息視聽大人之圓神變化也其所以不爲
聖者內視則搖于是非御物則眩于憎愛事鬼則惑于禍
福其心已二三情慾又從而戕之流于狂矣然未嘗不自
知也知己之病者其知不病知己之非聖者其知卽聖也
周官一篇卽周禮之定本蓋周公制作成王舉以誥百官
者讀而可感有兩端唐虞之時建官惟百夏商二代不過
倍之至于周則加詳焉公孤之職或有或無其所謂六卿

者與外之方岳共爲治理而天下已治後世莫能爲矣官
日以多可勝嘆哉以後有缺

詩

雅亡于平王頌作于魯僖雅頌皆亡矣國風之亡其在春
秋之世乎夫雅頌皆天子之詩非在下詩人之所敢爲也
可爲者惟風耳風則一方之事故太史陳之而上採之不
然者不得謂之風矣戰國迄秦策史未盡漸滅詩風盡爲
蕩然蓋其時猶近孔子無敢爲詩者上無採詩之官詩無
所用處士之橫議議以文不以詩也是以有刪後無詩之
說則自秦以下雅頌不復國風堙廢至于今皆詩亡之日

也予謂頌施于郊廟雅設于朝廷風陳于列國後世之君
臣當力求之惟上不是務而入于詞人之吟咏詩所以終
亡而不可振吾尤有感于唐人以詩取士蓋取其爲雅爲
頌爲國風者而沿陳隋齊梁之緒且號爲復古者大端不
甚相遠後人不以詩取士者又何責焉今學士治詩經以
舉業多不能爲唐詩矣自膺爲風雅名流者雖粗有所作
卽使合于四始六義誰于其中探討考鏡于治亂之兆美
刺之旨者乎吾之詩吾自愧之不得已而聊以自述或述
時事或紀物變亦民謠之類耳終不可徑謂之詩也

人有好讀非聖賢之書者

三國演義西遊水滸之類

以爲鑿空結撰筆

力高奇刻苦摹寫處神致生動正以竹枝山歌反近人情
此故不足辨亦不足譏夫書之可使莊士怡神韻人解頤
者正自無窮吾姑以詩經言之鳥獸草木時令天象性情
形態無不殆盡略如牛羊之戢戢濕濕桑之沃若楊柳之
依依露之湛湛雲之英英漢之昭回箕翁舌斗柄揭之類
其灌其柵之言木鱣魴鱣之言魚驕皇驪黃騅駉騏驎
之言馬陰韜沃續之言車是卽莊子天籟論風老泉渙甫
字說之權輿又如載芟良耜之頌豳風流火之篇農稼之
事描畫如神管敬仲論苗之作儲光羲田家諸詠焉能比
其萬一故誦朝廷之詩則如對朝廷披田野之詩則如行

田野乃至於治世之詩如覩太平亂世之詩可以流涕白
駒緇衣如侍賢者赤狐黑鳥如見小人此中無疆之義亦
如易之遠取諸物近取諸身仰觀天文俯察地理極天下
之至蹟知神鬼之情狀使讀之者喜而眉舒怒而毛豎悲
而沾襟憤而切齒吾嘗謂子雅言詩卽韋編三絕之意我
輩後學自宜終身誦之恐無功夫到離騷矣況其餘乎

前賢論讀書如入海求寶且以一事求之吾欲法孟子以
治詩經論世之人則商之世商之人周之世周之人經前
人之所論定者易于知也然其人有見於經文者有見於
序中者有見於箋註者以東萊讀詩詛嚴氏詩緝觀之不

細心蔑以知矣進而以尼父之法求之興觀羣怨可以條分事父事君不難類析然在所與者商賜論詩俱在本文之外泥而求之將同高叟之固且夫日誦二南能免面牆乎與聞三百能達政而專對乎夫聖賢之于詩不可及已能爲韓嬰乎能爲毛萇乎不觀註疏不知名物象數矣尙書曰詩言志詩人之志果何如乎今欲以千載以下之人得千載以上之志難乎不難乎人之易言詩者以有韻近于聲歌學者便之耳不爲近體不知古詩不爲古詩不知葩經讀葩者盍深求之

或謂里巷歌謠勞人思婦之作多真詩而頌之體侈言阿

譽如後世箋奏之類諂諛過情規諫不存故爲詩者宜痛
戒之是以恆言風雅人之自居者則不敢承雅以言乎天
下政治之本風以言乎一隅安危之情者也後世之天下
或一統或分國其一也非周幽以前之時其分也亦非平
王以後之勢似一統而非一統似分國而非分國自漢已
然割裂亡論其天下不得有雅其一邦安得有風乎然在
下之詩人其詩之關乎天下者卽雅之遺意也其詩之關
乎一邦者卽風之餘烈也雖尋常贈答之作有同于天下
者苟質言之而不加飾不無可觀譬之牽一毛髮而心動
則正人君子之篇諒有取焉區區詞句之雕鏤鄙哉硜硜

乎

或謂詩之妙貴在含蓄明白淺露則不足觀此論其皮耳古之爲詩者皆以忠厚惻怛之心爲之似謔似罵似譏似詛其中每有旁皇周浹處不與世之下急刻薄者同是故聖人立教是大仁愛奢淫巧詐亂賊凶壬一切不掩其醜使讀之者可以悔過可以維風其痛詈深悲之語非斧鉞撻記也正其俗所以歸之治也人情惡直詩以和厚入人也深知幾也早故當在春秋之上

二南之旨靜而正其爲詞也簡而文葛覃止治一物芣苢止詠一事螽斯桃夭兔置麟兮不再更端卽如在河之洲

者睢鳩也苻菜亦因河洲以起興不似亂世之詩托物衆
多心緒雜亂故于其一物一事而言之優柔和緩篤至深
厚言近而指遠不俟其詞之畢而盎然有餘溫矣前乎此
者宗祖締造之勞雖有治平之兆而未臻其盛至周召分
陝周之天下始見王化之流行觀魴魚頰尾則知紂在當
時大勢猶難苟非文王之明德有以感服六州之人恐在
武王亦不能驟然革命是以二南冠三百之首思文王也
尊周也明王業之有本而俟邦卿士之所以同風也善夫
先儒之言曰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
吾于此觀修道之仁焉周之後豈得再有此詩哉

詩章卽六代之樂也觀于經傳皆國君與卿大夫士用之于朝覲會同聘問燕饗鄉飲射禮之中蓋庶民之所不得與也所謂舞象舞勺宵雅肄三此興詩成樂之學儒者之所治也學詩卽學樂也予竊謂詩亦有聖人之道四焉以率性者尙其正以治樂者尙其聲以立政者尙其辨以修詞者尙其文

禮云以禮樂相示而已示以樂者示以詩也或於其中斷章取義不必用其全篇亦如占易者取其一象一爻之辭耳古之說詩者皆以此法合之必融會一篇者似更縝密吾病其移牽滯泥故從全經之大意虛心而咏之設身處

地若使四唐詩人生居周時不知其詩之如何益以知經
文出於聖賢不僅以時之古也

聖人過庭之訓詩禮並重學者欲以詩爲言以禮爲立知
其切于人之日用自不能斯須去也世衰教廢言動苟且
豈其不讀詩乎須以和厚中正之意爲微婉懇至之辭自
然語言有味處世咸宜躁急賈禍庶乎其免爾

論詩者厭常喜新吾謂新者出人意表出天下古今之意
表非出我之意表卽謂之新也夫趣有不可思議者思議
之所不能爲也理有不可增減者增減之所不能及也非
聖人不能言詩聖人之詩出乎意表者也其在聖人以下

言趣者遺理言理者遺趣唐宋二代可以此二者該之不能如經之爲悠久也竊以爲新者不常常者爲新天之風雲不如天之日月日月常而新風雲新而不常日月於詩者其三百篇乎

老子云虛而不詘動而愈出詩其本於造化乎莊子云樂出虛蒸成菌詩其感于自然乎無法也而法生焉管子云鳥飛準繩蓋言乎其有準繩矣無體也而體呈焉尙書曰聲依永律和聲蓋將備乎音樂矣無物也而物麗焉樂記曰惟君子爲能知樂聲容節奏無不具舉矣讀詩者如子期之知高山如師曠之辨濮水如尼父之彈琴而思文王

卽得其神貌之彷彿斯謂之善于詩不僅取其文詞也卽以詞詞中有義義有所指藏于己卽喻于人皆以其關于五倫之大兼該乎萬物之細者抱之而爲志舒之而爲歌豈如後之言詩者有格有調有頸頷喉眼之別乎夫後世之詩詩之最卑者也易曰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無之而非料也蘇子云目遇之而成色耳遇之而成聲無之而非吟也陰符曰禽之制在氣又曰機在目氣與目之間其詩趣詩眼之妙乎熟讀詩經久乃自知耳

吾以昌黎送孟東野序爲不然物之鳴者奚待于不平哉今乃于舟行悟之風順似喜風逆似怒風力有厚薄水聲

之高下因之皆不得其平者也平則無聲矣善乎尼父之說關雎也以爲樂不淫哀不傷此一詩之中有哀有樂則性情之間不平而歸之平固知爲文王之詩也二南不可以風稱者也王風風之衰豳風風之興或如疾痛之呼父母或如雷出地奮而鳴豫皆以哀樂而有言者也人之恆情大喜則狂笑大苦則呻吟不平之鳴不其然乎是故治世亂世皆有音可以類而推之

王風入邶鄘衛之後恐以地相次及之稱王者明其不同于諸侯然亦無以異于諸侯也心實傷之無如之何統歸之十五國之中耳愚所疑者陳詩納賈陳之于天子平王

雖衰天子也天子復誰陳乎天子卽不巡狩諸侯卽不述職無能采列國之詩也諸侯誰采天子之詩乎以爲魯備六代之樂魯能采王國之風乎首則故國之悲次則失政之事風之所及于一國者如是此等詩不雅不頌謂之詩可乎或曰此乃所以爲詩亡也近之

或謂雅頌正風奏之朝廷桑間濮上之類蓋民間耳夫詩之近于宣淫怨上者必上所不用民何爲而用之民所不用又何爲而存之竊意風變之起如今之新詞不知何故忽然流傳教坊雜戲一寓規諷嘲笑耳蓋一國之詩有作于盛世者有作于衰世者夫子刪詩刪其無當于勸懲者

苟有當于勸懲則與存之所以雅頌得所而鄭衛不墜從
刪燬鑿亦係焉雖然其如存者必不比于金石奏于樂官
吾何以知之吾以顏淵爲邦知之

或謂詩旨平厚春秋方直厚則不嫌于失實直則是非必
嚴不敢枉也魯頌中夸張頌禱之詞以政事攷之皆是烏
有先生麟經亦爲尊者諱爲親者諱蓋爲父隱之旨不槩
從乎直筆也今之論杜者以詩史當之不知詩通于史史
異于詩紀事自當以史其偶寄之于詩者一端耳虞廷賡
歌洛汭咸怨于其詩也徵其史后夔典樂與夏之伶官何
嘗以此編入律呂用之郊廟乎

詩卽樂也詩旨不同聲音亦異詩至今在樂亡已久此道
蓋難言之漢有制氏能傳者三篇所謂三百無復用之者
間嘗以孔子正樂之意求之魯人之用于郊廟者不止魯
頌也以雍徹用八佾則周頌蓋嘗用之矣闕雎之亂則二
南亦嘗用之矣季札觀樂則雅與國風無不用之矣惟孔
子知樂之深故以翕純皦繹論其條理節奏之妙而天子
有天子之樂諸侯有諸侯之樂若宮縣軒縣之不同顯然
易見者自當一一明白此詩與樂之一治也在齊聞韶韶
故無詩以師乙歌商歌齊例之韶舞之中蓋必有與歌相
通者不然徒舞何以謂之聞韶尙書云八音克諧音何所

諧與此又樂之一治也孔子刪書卽以正樂正也者正其不正者也詩既定則樂必正詩樂相須斷斷不爽有樂經元義書于經文字字師律若可奏于今日者吾生也晚不及見韓恭簡楊椒山諸公無所質焉不亦惜乎哉

王裒之門人蓼莪廢讀文中之鼓琴蕩什沾襟善說詩者當如是矣夫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惟詩亦然人之有志于忠孝者讀忠孝之詩而感之有志于治安者讀治安之詩而感之小人之徒不忠不孝煽天下之禍亂者于詩相背未可許之讀詩也

孔孟善學詩其解詩之妙更有出于聖人之所未及者蒸

民之詩略加數字使作者之神躍躍生動紫陽本之以作詩傳可謂傑作但詩之有序如春秋之有左氏去之亦人所未服也

孔門七十子從未有詩龜山猗蘭孔子止有琴操耳亦未有詩也嘗思孔子之才不在周公下憲章文武豈不能再述周德以動天下之心卽憂時念亂何難爲家父巷伯而緘默不一吟咏此其故可知也雅不可爲頌不可爲風亦不可爲何詩之有哉

客有欲補吳楚之風者意放東哲乎其實不必補也化行江漢則楚之詩也吳卽未見於詩當時吳未稱吳史稱太

伯逃之荆蠻荆蠻卽吳也吳人心折于泰伯蓋歸周之德
化文王之十三年武王代商同姓始封則二南之詩不得
預侈于勾吳而氣勢所被固盡在南之一字矣

讀王風最可傷作洛邑定九鼎之氣象全然不見蓋奄奄
氣息桓王莊王益以不振三世之詩止得十章若曰風化
本于一人平王之爲平王其風之所感日以衰頽宜乎天
下之不復宗周也莊王之後王室益弱國人習之不復懟
怨不復傷悼自此不復爲詩今所存者其未刪者耳不然
春秋則隱公卽在平王之世又何必存平王之詩哉

周文王以西伯得專天子之征伐方伯之權重而天子弱

此卽桓文之漸也管叔監殷以殷畔監亦方伯有兵者也
幸周公爲政于內得以定其難而成文武之德蓋召公與
有力焉故周召之後留居西周以諸侯兼卿士相天子而
秉政所以汾王流彘猶稱共和之世十餘年迨至于東遷
晉鄭焉依以鄭爲政又奪而畀虢其所謂卿士者能佐天
子總乾綱而令天下乎桓文襲方伯之意而行恣睢之事
葵丘稱天威河陽則召之矣大車毳衣細事耳噫可傷矣
古人遷國皆難其事而平王不然惟幽王有犬戎之禍平
王不在周京在其舅申侯之家且爲晉文侯鄭武之所立
恐未可覲顏於豐鎬原與太王之遷不同宗周之人恐亦

未必來從區區洛邑爲殷頑之遺種其戍申者又勞民以他出此時之民何如哉風斯下矣

申侯爲先王之罪人平王知母而不知父反以爲德而使
人衛之當是時楚興問罪之師申殆危矣諸侯之民不與
戍申者不直申之所爲而不肯往王之所不能強也予以
此詩與尙書晉文侯之命參觀之

禮言三無中有無聲之樂詩至于無聲則微矣人情順則
喜逆則怒死則哀生則樂卽如東山之詩其中之喜怒哀
樂兵士之所未言者聖人代人情而爲之言蓋亟于宣其
鬱耳天下之事哀則不及爲怒則不可當夫固有不敢言

而敢怒者下之人所爲怨恨於邑不敢以疾呼者上宜爲體恤周至若身處其地而受其哀痛焉是故聖人以衆心之所同然者宣之天下可以無聲則何也聖人有以感天下之情而持其先也後之爲詩者能體乎天下之所欲言而未能與天下之所捫舌而不敢者一一皆有以明之斯其爲詩也非猶夫人之爲詩也今古同心天下一理凡其以聖人之旨爲詩者亦聖人之徒也後之詩人但求詩于有聲不求之于無聲故言事而不及于情言性而不及于性無怪乎禮義之不可尋繹矣

春秋

說春秋者衷于禮左氏公穀傳所載禮與非禮之類未盡合也或謂見于三傳者亦禮之遺意也謹備錄之左氏曰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禮也 京師來告饑公爲之請糴于宋衛齊鄭禮也 凡

諸侯同盟于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告終稱嗣也以繼好息民謂之禮經 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媯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爲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 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 凡公

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 齊侯送姜氏

非禮也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于先君

公子則下卿送之于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于天子則

諸卿皆行公不自送于小國則上大夫送之 春正月公

狩于郎書時禮也 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

閉蟄而烝過則書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禮也天子娶于諸侯

使同姓諸侯爲之主告于魯也 會于曹曹人致餼禮也 天王使家父

求車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 天子有日

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

百官于朝 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秋築

王姬之館于外禮也 春治兵于廟禮也 虢公晉侯饗

王命之宥皆賜玉五穀馬三匹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

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 公如齊觀社非禮也 公使

宗婦覲用幣非禮也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女贄不過

榛栗棗修 天子非展義不巡守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

君命不越竟 凡土功龍見而畢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

載日至日畢 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

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 諱國惡禮也 凡侯伯救

患分災討罪禮也 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

二等 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 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

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

致也 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 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

禮也 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闕戎事不邇女器

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禮也 宋先代之後也于周

爲客天子有事膳焉有喪拜焉鄭享宋公有加禮也 獻

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 介葛

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 凡君薨

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 閏三月非

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于始舉正于中歸餘于終 穆

伯如齊始聘焉禮也凡君卽位卿出並聘 襄仲如齊納

幣禮也凡君卽位好甥舅修昏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
孝禮之始也 王叔文公卒赴弔如同盟禮也 逆婦姜
于齊卿不行非禮也 王使榮叔來含且贈召昭公來會
葬禮也 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
厚生生民之道于是乎在矣 取須句置文公子焉非禮
也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禮也諸侯相弔賀也 邾
人立君太子以夫鍾與邾邽來奔公以侯車逆之非禮也
曹伯來朝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
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
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

有等威古之道也 不郊而望皆非禮也望郊之屬也不
郊亦無望可也 公伐莒取向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
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始何以行禮 襄
仲卒而繹非禮也 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
有禮也 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 王享
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 王使委
于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于卿禮一
等王以鞶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 丙
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 季文子以鞍之功立武宮非禮
也聽于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

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禮也 衛人來媵共姬禮也 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 晉人來媵禮也 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 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禮也 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 君子謂晉于是乎知禮 邾子來朝禮也 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禮也 凡諸侯卽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 齊姜薨季文子取穆姜美櫝之櫬頌琴以葬君子曰非禮也 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 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 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 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 偃陽妘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

諸霍人禮也 魏絳于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 吳子

壽夢卒臨于周廟禮也 凡諸侯之喪異姓臨于外同姓于

宗廟同宗于祖廟同族于禰廟是故魯爲諸姬臨于周廟

爲邢凡蔣茅胙祭臨于周公之廟 公如晉朝且拜士魴

之辱禮也 秦嬴歸于楚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爲夫人寧禮

也 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 新軍無帥晉侯

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聽于下軍禮也 冬

城防書事時也 于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禮也

晉侯舍新軍禮也 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爲六軍諸侯

之大者三軍可也 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

非禮也 齊晏桓子卒晏嬰羸縗斬苴經帶杖菅屨食粥
居倚廬寢苦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惟卿爲大夫
季武子以所得于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臧武仲
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
伐 光殺戎子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朝
市 晉士匄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 齊子初聘于齊
禮也 蔣掩書土田度山林鳩數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
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臯井衍沃量入修賦賦車藉馬賦
車兵徒卒甲楯之數旣成以授子木禮也 子產辭邑曰
自上以下隆殺以兩禮也 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小

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 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

石氏之祀禮也 癸未天王崩未來赴亦不書禮也 楚

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盟禮也 晉侯使韓宣子來聘

且告爲政而來見禮也觀書于太史見易象與魯春秋曰

周禮盡在魯矣 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

謂叔齊曰魯侯不亦善于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是儀也

不可謂禮 韓起反鄭伯勞諸圍辭不敢見禮也 杞文

公卒弔如同盟禮也大夫如秦葬景公禮也 齊侯如晉

請伐北燕也士匄相士鞅迎諸河禮也 孟僖子如齊殷

聘禮也 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

禮也 大蒐于比蒲非禮也 孟僖子會饗莊公盟于侵
祥修好禮也 子產弗毀游氏之廟至日中而葬君子謂
子產于是乎知禮 晉侯饗諸侯子產相鄭伯請免喪而
後聽命晉人許之禮也 三命踰父兄非禮也 楚子滅
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于荆焉平王卽位卽封陳蔡
而皆復之禮也隱太子之子廬歸于蔡禮也悼太子之子
吳歸于陳禮也冬十月葬蔡靈公禮也 楚子使然丹簡
上國之兵于宗丘且撫其民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牧
介特救災患宥孤寡赦罪戾詰奸慝舉淹滯禮新敍舊祿
勳合親任良物官使屈罷簡東國之兵于召陵亦如之好

于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 二月癸酉禘叔弓泣

事籥入而卒去籥卒事禮也 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

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 楚使然丹誘戎蠻子嘉

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後立其子焉禮也 日有食之伐鼓

用幣禮也 鄭子產爲火故大爲社祓禳于四方振除火

災禮也 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

曰是儀也非禮也 齊侯唁公于野井禮也將求于人則

先下之禮之善物也 晏子曰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

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 葬定公雨不克襄事禮

也 尹蓋曰事死如生禮也于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

事之事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 生不能用死而誅之非

禮也 公子荆之母嬖將以爲夫人使宗人覺夏獻其禮

對曰周公及武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商自桓以下娶于齊

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 公羊傳曰

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 禮適夫人無子立右
媵右媵無子立左媵

葬事有贈車馬曰贈貨財曰賻衣被曰襚 天子曰崩

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 譏世卿世卿非禮也

喪事無求求賻非禮也 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 遂

亂受賂納于太廟非禮也 諸侯越竟送女非禮也 春

曰苗秋曰蒐冬曰狩 諸侯曷爲必田狩一曰乾豆二曰

賓客三曰充君之庖 春曰祠夏日禘秋曰嘗冬日烝己

卯烝譏亟也亟則黷黷則不敬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疏

則怠怠則忘士不及茲四者則冬不裘夏不葛 王者無

求求車非禮也 築王姬之館于外築之禮也于外非禮

也 出曰祠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皆習戰也 犝者曰

侵精者曰伐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

其重者也 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

不若字字不若子 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

從諸侯一聘九女諸侯不再娶 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

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 親納幣非

禮也 諸侯越竟觀社非禮也 丹桓宮楹非禮也 刻
桓公桷非禮也 宗婦覲用幣非禮也然則曷用棗栗云
乎股修云乎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于社禮也于門
非禮也 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 君存稱世子君薨稱
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 有子則廟廟則書葬無子不
廟不廟則不書葬 禘用致夫人非禮也 三卜禮也四
卜非禮也求吉之道三 郊嘗不卜卜郊非禮也卜郊何
以非禮魯郊非禮也天子祭天諸侯祭土 免牲禮也免
牛非禮也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會葬非禮也 虞主用
桑練主用栗 王使榮叔歸含且贈其言歸含且贈何兼

之兼之非禮也 王者無求求金非禮也 秦人來歸僖

公成風之祿非禮也 魯祭周公何以爲牲周公用白牲

魯公用駢羣公不毛魯祭周公何以爲盛周公盛魯公燾

羣公廩 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已練可以

弁冕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閔子要絰而服

事旣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卽人心退而致仕孔子蓋善

之也 帝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扳耒牲而卜之帝牲在

于滌三月于稷者惟具是視 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必

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 世

卿非禮也 廟災三日哭禮也 齊人來媵媵不書錄伯

姬也三國來媵非禮也 郊用正月上辛 三軍者何三

卿也作三軍何以書譏何譏爾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

古者諸侯有司空司徒上下卿各一襄公
委任強臣乃益司馬則中卿官踰王制 婦人夜出不

見傅母不下堂 君有事于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大

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大夫聞大夫之喪尸事畢而往

君死于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 二名非禮

也 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 服者何俎實也腥曰服熟

曰膳 邾婁子來奔喪非禮也 禮天子崩諸侯奔喪會葬
諸侯崩有服者奔喪無服

者會葬朱婁與
魯無服故譏之 穀梁傳曰寰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

得出會諸侯聘弓鍬矢不出竟場東修之肉不出竟中

伯姬歸于紀禮婦人謂嫁曰歸反曰來歸婦從人者也婦

人在家制于父既嫁制于夫夫死從長子 禮尊不親小

事卑不尸大功魚卑者之事也公觀之非正也 舞夏天

子入僉諸公六僉諸侯四僉 伐不踰時戰不逐奔誅不

填服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 誥誓不

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 鄭伯以璧假

許田諱易地也禮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 齊侯

送姜氏于謹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

出闕門送女踰竟非禮也 大閱閱兵車也修教明諭國

道也平而修戎事非正也 正月己卯烝烝冬事也春興

之志不時也夏五月丁丑烝烝冬事也春夏興之黷事也
志不敬也 壬申禦廩災乙亥嘗以爲未易災之餘而嘗
也志不敬也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禦廩夫嘗
必有兼甸之事焉壬申禦廩災乙亥嘗以爲未易災之餘
而嘗也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築禮也于外非禮也 改
葬之禮總舉下緬也 婦人旣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
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死善
死者不亡 王者朝日故雖爲天子必有尊也貴爲諸侯
必有長也故天子朝日諸侯朝朔 媵禮之輕者也盟國
之重也 禮有納采有問名有納徵有告期四者備而後

娶禮也公之親納幣非禮也 天子諸侯黜聖大夫倉士

黈丹楹非禮也 刻桓公桷禮天子之桷斲之礪之加密

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礪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正也

男子之贄羔鴈雉牯婦人之贄棗栗服修用幣非禮也

赤歸于曹郭公赤蓋郭公也何爲名也禮諸侯無外歸

之義外歸非正也 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鼓禮也用牲

非禮也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

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 高下有水災曰

大水旣戒鼓而駭衆用牲可以已矣救日以鼓兵救水以

鼓衆 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于力則功築

罕民勤于財則貢賦少民勤于食則百事廢矣冬築微春
新延廡以其用民力爲已悉矣 路寢正寢也寢疾居正
寢正也 吉禘者不吉者也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
也 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
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爲祖 壬申公朝于
王所朝于廟禮也于外非禮也 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
禮也免牲者爲之緇衣纁裳有司云端奉送至于南郊免
牛亦然 公薨于小寢小寢非正也 天王使叔服來會
葬重天子之禮也 立主喪主于虞吉主于練 大事者
何大是事也著祫嘗祫祭者毀廟之主陳于大祖不毀廟

之主皆升合祭于太祖 王使榮叔歸含且贈兼歸之非
正也其曰且志兼也贈已早而含已晚 男子二十而冠
冠而列丈夫三十而娶女子十五而許嫁二十而嫁 周
公曰太廟伯禽曰大室羣公曰宮禮宗廟之事君親割夫
人親舂 天子告朔于諸侯諸侯受于禰廟禮也 于盾
也見忠臣之至于許世子止見孝子之至 初稅畝非正
也古者三百步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
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古者公田爲居井竈
葱韭盡取焉 作丘甲非正也古者立國家百官具農工
皆有職以事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

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爲丘作甲非正也 新宮者禰宮也三日哭哀也其哀禮也 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輦者曰君親素縞率羣臣而哭之旣而祠焉斯流矣 九月辛丑用郊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宮室不設不可以祭衣服不修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不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 號從中國名從主人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 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康康虛也五穀不升謂之大禘大禘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廷

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 古者大國過小

邑小邑必飾城而請罪禮也 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

不狎敵不邇怨 秋蒐于紅正也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

之大者也艾蘭以爲防置旃以爲轅門以葛覆質以爲墊

御輦者不得入車軌塵馬候蹄揜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

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

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于射宮

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

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有天疾者不得入乎宗

廟輒者何也曰兩足不能相過齊謂之綦楚謂之跣衛謂

之輒綦連併也 跣女輒反聚 綦合不解也 繫如絆繫也

夏歸粟于蔡諸侯無粟諸

侯相歸粟正也 齊人使優施舞于魯君之幕下孔子曰

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 丁巳葬

我君定公雨不克葬葬既有日不為雨止禮也 全曰牲

傷曰牛未牲曰牛其牛一也其所以為牛者異有變而不

郊故卜免牛也已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禮與其亡也寧

有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免之不敢專也 亳社者亳之

社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為廟屏戒也其屋亡國之社

不得達上也 春秋有臨天下之言焉天王狩于河陽有 天王出居于鄭

臨一國之言焉宣九年辛酉晉侯卒于扈傳曰 其地于外也其日未踰竟也 有臨一家

之言焉

家諱采地若文元年毛伯來錫公命定四年劉卷卒毛卷皆采邑名

愚謂三傳中之

禮胡傳皆已酌採之此于禮經未必盡合亦可爲三禮之佐後有大儒必躋吾言

治春秋者舉業家以傳爲主而試者又割裂配合于傳已非于經甚遠以此望其明經必不得之數也功令取士相沿已久成名之後方思治經亦何及哉卽如獲麟之事聖人絕筆矣傳中之經有書及于孔丘卒者以此知經之難治春秋爲甚近世又有爲春秋之書者亦如黃東發之意同異矛盾何時底定予友延州以爲案取于左斷取于胡卽有它說不必涉獵經如是亦小治矣

三禮

禮文有見于虞書者然其禮不可得而詳所概見者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藝祖用特爲祭祀之禮輯五瑞覲四嶽爲朝覲之禮以意推之釐降二女卽昏禮之始也徂征有苗卽軍禮之端也三年四海遏密入音卽喪禮之制也乃若修五禮典三禮禮文不具錄正以古人大禮易簡且人人皆知不煩纖委縷悉故也今攷其見于夏殷者每歲孟春適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則與周禮相近百官總己以聽冢宰略見古人三年之制自天子達于庶人之旨他如命官之制車服之等玉帛琴

瑟之數皆上同于唐虞無有他異而孔子則以爲說夏禮
學殷禮杞宋無徵以是知夏殷之禮尙有廬存于春秋之
世者如檀弓之所載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塹周殷人棺槨
夏后氏尙黑大事斂用昏戎事乘驪牲用公殷人尙白大
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夏后氏殯于東階之上殷
人殯于兩楹設崇殷也綢練設旒夏也褚幕丹質蟻結于
四隅殷士也及葬毀宗躡行出于大門殷道也夏后氏用
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重主道也殷
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周人弁而葬殷人冔而葬殷旣封
而弔周反哭而弔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殷朝而殯于祖

周朝而遂葬王制之所載凡養老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夏后氏養國老于東序養庶老于西序殷人養國老于右學養庶老于左學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舁而祭縞衣而養老曾子問之所載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禮器之所載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郊特牲之所載有虞氏之祭也尙用氣血腥爛祭殷人尙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明堂位之所載鉤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夏后氏之綏殷之大白夏后氏駱馬黑鬣殷人白馬黑首夏后氏牲尙黑殷白牡山壘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爵夏后氏以琖

殷以罍灌尊夏后氏以雞夷殷以罍其勺夏后氏以龍勺
殷以疏勺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夏后氏之鼓足
殷楹鼓夏后氏之龍龔虛殷之崇牙夏后氏之四璉殷之
六瑚俎夏后氏以巖殷以棋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夏后
氏山殷火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夏后氏尙明水殷尙醴夏
后氏官百殷二百祭法之所載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
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饗而郊冥祖契而宗湯祭義之所
載夏后氏貴爵而尙齒殷人貴富而尙齒表記之所載夏
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
而後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

凡此者皆夏殷之遺也他如夏小正之屬視月令爲古竊嘗以爲斷簡殘編非孔子之所定者已不易治迨至後世益以聚訟嗚呼議禮之難固非一日矣

今夫禮與義同德者性也與樂並舉者藝也與詩共學者教也禮義之性無處不貫禮樂並言者則莫詳于樂記矣然亦綜舉其大指耳其略可稽考者如鄉飲酒禮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註者以爲工入而升堂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每一篇爲一終吹笙者入于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亦每一篇爲一終比其間歌則笙與歌皆畢堂上與堂下更

代而作也堂上歌魚麗則堂下笙由庚爲一終次則堂上
歌南有嘉魚則堂下笙崇丘是爲二終堂上歌南山有臺
則堂下笙由儀是爲三終所謂合樂者堂上下歌笙及瑟
竝作也工歌關雎則笙吹鵲巢合之工歌葛覃則笙吹采
芣合之工歌卷耳則笙吹采蘋合之此養老之禮兼及于
樂者也其樂之章卽詩也其爲升歌者三詩間歌者三詩
合樂者三詩皆有樂而有詩者也堂下三笙間歌三笙皆
有樂而無詩者也合樂而笙瑟共作者爲鵲巢采芣采蘋
皆有詩而不歌取其音節以比于絲竹者也愚嘗有疑焉
關雎與鵲巢詩文不同其音亦異何以笙瑟合樂不直以

關雎合于關雎而取之于鵲巢且鵲巢之音節又豈能一
一比于關雎乎如射義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
節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芣爲節周禮射人云騶虞九
節貍首七節采蘋采芣皆五節註者以爲歌詩以節度發
矢者一終爲一節蓋乘矢以四節爲則其先歌之節如九
節則先歌五節一聽而尊卑之等生焉其詩又有云曾孫
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
以燕以射御于君所者以詩繹樂樂樂蓋必有工焉而今亡
其傳矣他如左傳所紀諸國宴饗歌詩之類非禮樂之事
皆有所涉皆以詩明樂詩與樂不能析之而爲二也嗚呼

禮之難治也又兼樂焉古人之盛豈易覩哉

禮有大綱有條目固宜其書一不變矣今觀其變而不齊者或相損益或相矛盾生于時代之改革者寡生于諸儒之私臆者多以其去古日遠與其妄爲刪正不如過爲存之然在學者穿鑿附會迄無定論又無程朱諸大儒爲之參考禮之衰也久矣大綱者五禮也儀禮雖在殘缺有士冠禮士昏禮士相見禮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禮聘禮公食大夫禮覲禮喪服士喪禮既夕士虞禮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有司徹予考既夕爲士喪之下篇有司徹爲少牢之下篇則是十七篇止爲十五篇此古禮之正文

也以周禮合之吉禮則儀禮無之凶禮則喪服以至于士
虞四篇皆凶禮也賓禮則聘禮覲禮公食大夫其事也軍
禮則射與大射未足以當之嘉禮則特牲少牢有司徹有
似于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士冠士昏所謂以冠昏之禮
親成男女鄉飲鄉射所謂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燕禮
則所謂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者夫如是儀禮之于
五禮未備也乃若戴記四十九篇其文差可備採其最詳
者惟凶禮其次則吉禮嘉禮又次則賓禮至于軍禮又何
其寥寥然也戴記四十九篇其可以類相從分入五禮者
或言其義或其記一二端未能如儀禮之整壹五禮何日

而會萃乎

禮之不可以五禮槩也非五者之大綱不足以收之也中庸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今欲考所爲三百者不可得而聞輒思以曲禮之屬當于威儀之三千若少儀內則猶是家庭立教之法也固禮也文王世子是亦人子之道也王制之篇幾幾乎如周禮郊特牲明堂位玉藻深衣皆古人之遺禮也而非禮之正文也禮運禮器祭統雖于禮乎明之以之佐禮家之旨無所不可吾知其非禮文之經曲也其善者如孔子之翼易皆可以發明禮教然以四經例之未免於破碎支離矣蓋檀弓曾子問中多言禮之變哀公

問於昏禮又有合焉喪大記坊記表記學記樂記記之能
輔乎禮者也求其粹者惟樂記矣乎冠義昏義鄉飲酒義
射義燕義聘義皆詮禮之義者也孔子閒居經解儒行之
屬雖附見而非禮文之所攝則戴記之書成于後儒非功
令將不得並列之而爲經矣以吳草廬殫力研究猶未能
有以定也嗚呼言禮者之難蓋如此吾聞禮之爲教所關
于安危治亂者不淺不知何時修明爲之愾歎者久之
周官之禮爲周禮者以六卿之皆有事於禮也天官冢宰
掌建邦之六典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
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

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
曰芻秣之式八曰匪頒之式九曰好用之式言式者言禮
也祀五帝祀大神祇享先王大朝覲大喪皆以宰爲之則
吉禮賓禮凶禮之皆在所事也明矣小宰以官府之六屬
舉邦治三曰春官其屬六十掌邦禮大事則從其長小事
則專達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三曰禮職以法掌祭祀朝
覲會同賓客之戒具軍旅田役喪荒亦如之宰夫之職以
式法掌祭祀之戒具與其薦羞從太宰而眡滌濯凡禮事
贊小宰比官府之具凡朝覲會同賓客以牢禮之法掌其
牢禮委積膳獻飲食之殮牽與其陳數膳夫掌王之食飲

膳羞凡王祭祀賓客則徹王之胙俎凡王之稍事設薦脯
醢王燕飲酒則爲獻主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庖人
共祭祀之好羞共喪祀之庶羞賓客之禽獻內饗凡宗廟
之祭祀掌割烹之事凡燕飲食亦如之外饗掌外祭祀之
割烹共其脯修刑臠陳其鼎俎實之牲體魚腊凡賓客之
殮饗饗食之事亦如之亨人掌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祭
祀共大羹鉶羹賓客亦如之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籍
以時入之以共粢盛祭祀共蕭茅共野果蔬之薦獸人凡
祭祀喪紀賓客共其生獸死獸獻人凡祭祀賓客喪紀共
其魚之鱻薨鱉人祭祀共廬羸蜺以授醢人腊人凡祭祀

共豆脯薦脯膾胖凡腊物賓客喪紀共其脯腊凡乾肉之
事酒正凡祭祀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祭三貳中
祭再貳小祭一貳皆有酌數酒人凡祭祀共酒以往賓客
之陳酒亦如之淩人祭祀共冰鑑賓客共冰大喪共夷槃
冰籩人凡祭祀共其籩薦羞之實喪事及賓客之事共其
薦籩羞籩醢人掌四豆之實凡祭祀共薦羞之豆實賓客
喪紀亦如之醢人掌共五齊七菹凡醢物以共祭祀之齊
菹凡醢醬之物賓客亦如之鹽人祭祀共其苦鹽散鹽賓
客共其形鹽散鹽冪人祭祀以疏布巾冪八尊以畫布巾
冪六彝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幕人凡朝覲會同軍旅田

役祭祀共其帷幕幄帟綬大喪如之掌次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合諸侯亦如之師田則張幕設重帟重案外府凡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共其財用之幣齋賜予之財用內宰大祭祀后裸獻則贊瑤爵亦如之內小臣若有祭祀賓客喪紀則擯詔后之禮事寺人若有喪紀賓客祭祀之事則帥女宮而致于有司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凡祭祀贊玉盥贊后薦徹豆籩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帥女宮而濯概典絲凡祭祀共黼畫組就之物喪紀共絲纁組文之物凡此者天官之屬皆于五禮各有所司者也地官大

司徒施十二教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以陽禮教讓則民
不爭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以儀
辨等則民不越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三日六藝禮
樂射御書數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祀五帝饗先
王大賓客大喪大軍旅大田役皆掌治之小司徒之職小
祭祀小賓客小軍旅大喪皆掌治之亦有事于五禮者鄉
師之職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閭共祭器族共喪
器黨共射器州共賓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鄉大夫之職
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州長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凡
州之大祭祀大喪皆蒞其事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

禮屬民而飲酒于序凡其黨之祭祀喪紀昏冠飲酒教其
禮事掌其戒禁閭胥凡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旣比
則讀灋封人掌設王之社壇爲畿封而樹之凡喪紀賓客
軍旅大盟則飾其牛物鼓人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
祭以路鼓鼓鬼饗以鼗鼓鼓軍事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
舞帟舞者凡軍旅夜鼓鑿軍動則鼓其棗救日月則詔王
鼓大喪則詔大僕鼓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
教帟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
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凡小祭祀則不興舞牧人掌牧
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牲凡陽祀時祀外祀凡

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牛人凡祭祀凡賓客之事
饗食賓射軍事喪事共饗牛求牛牢禮積膳之牛膳羞之
牛犒牛奠牛凡會同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充人掌繫
祭祀之牲牲遺人掌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凡賓客會同
師旅掌其道路之委積師氏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遊子
弟學焉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王舉則從司救掌萬民之
袞惡過失而誅讓之以禮防禁而救之遂師凡國祭祀審
其誓戒共其野牲賓客則巡其道修庀其委積大喪使帥
其屬以幄帟先軍旅田獵平野民掌其禁令鄼長以時校
登其夫家比其衆寡以治其喪紀祭祀之事稍人掌令丘

乘之政令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法作其
同徒輦輦帥而以至委人以式法共祭祀之薪蒸木材賓
客共其芻薪喪紀共其薪蒸木材軍旅共其委薪積芻土
均掌平土地之政禮俗喪紀祭祀皆以地媿惡爲輕重之
法而行之山虞若祭山林則爲主而修除且蹕若大田獵
則萊山田之野及弊田川衡祭祀賓客共川奠澤虞凡祭
祀賓客共澤物之奠喪紀共其葦蒲之事若大田獵則萊
澤野及弊田植虞旌以屬禽掌茶掌以時聚茶以共喪事
掌蜃掌斂互蜃物以供闡壙之蜃圉人祭祀喪紀賓客共
其生獸死獸之物場人凡祭祀賓客共其果蓏享亦如之

廩人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大祭祀則共其粢盛舍人凡祭祀共簠簋實之陳之賓客亦如之共其禮車米筥米芻禾喪紀共飯米熬穀倉人凡國之大事共道路之穀積食飲之具春人掌共米物祭祀共其盥盛之米賓客共其牢禮之米凡饗食共其米事饕人凡祭祀共盛凡賓客共其簠簋之實饗食亦如之此皆地官之有事于五禮者也春官一篇全文皆禮不必具錄然其中有與五官相涉者有與戴記相參錯者不敢遽爲會同遽設論議以此篇爲主而徧考周禮之文以求其有關於禮者是或一道也不能則以儀禮與此篇及曲禮等篇以爲經

亦于禮未之有病也此中言樂者正可與樂記并行禮樂之不可有二蓋如此夏官大司馬中春教振旅中夏教芟舍中秋教治兵中冬教大閱所謂大田之禮也其云火弊獻禽以祭社車弊獻禽以饗禘羅弊獻禽以祀禘入獻禽以享烝則又關於祭祀之禮矣若大師則掌其戒令涖大卜帥執事涖釁主及軍器大常比軍衆誅後至者此大師之禮也大役與慮事屬其植受其要以待攷而賞誅乃大役之禮也大會同大射大祭祀大喪皆有事司馬之職蓋如此司勳掌六鄉賞地之法則大封之禮也量人營國城郭營后宮量市朝道路門渠造都邑亦如之此其大均之

禮也它如小子掌祭祀羞羊肆羊殽肉豆而掌珥于社稷
祈于五祀羊人凡祈珥共其羊牲賓客共其法羊掌固修
城郭溝池樹渠之固造都則治其固與守其法挈壺氏凡
軍事縣壺以序聚櫜凡喪縣壺以代哭者亦禮之瑣事所
及也射人以射法射治儀其爲射禮明矣祭祀則贊射牲
相孤卿大夫之法儀朝覲會同作大夫价大師大賓客大
喪皆有事焉服不氏凡祭祀共猛獸射鳥氏祭祀以弓矢
毆鳥鳶凡賓客會同軍旅亦如之羅氏獻鳩以養國老掌
畜祭祀共卵鳥司士凡祭掌士之戒令詔相其法事凡會
同作士從賓客亦如之大喪作士掌事諸子大祭祀正六

牲之體凡樂事正舞位授舞器大喪正羣子之服位會同
賓客作羣子從司右掌羣右之政令凡軍旅會同合其車
之卒伍而比其乘屬其右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
軍旅會同亦如之國有大故則守王門大喪亦如之旅賁
凡祭祀會同賓客則服而趨喪紀則衰葛執戈盾軍旅則
介而趨節服氏掌祭祀朝覲太僕祭祀賓客喪紀正王之
服位詔法儀贊王牲事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凡軍旅
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大喪始崩戒鼓傳達于四方
王燕飲則相其法王射則贊弓矢王眡燕朝則正位掌擯
相小臣正王之燕服位王之燕出入則前驅大祀朝覲沃

王盥小祭祀賓客饗食賓射掌事如太僕之法祭僕掌受命于王以眡祭祀警戒祭祀有司糾百官之戒具既祭帥羣有司而反命以王命勞之誅其不敬者大喪復于小廟御僕大祭祀相盥而登大喪持翣掌王之燕令隸僕祭祀修寢王行洗乘石大喪復于小寢大寢弁師掌王之五冕此與春官司服二職互相發明者皆冠禮之餘也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及授兵從司馬之法以頒之祭祀授舞者兵大喪廡五兵司戈盾掌戈盾之物而頒之祭祀授旅賁故士戈盾軍旅會同授貳車戈盾建乘車之戈盾司弓矢凡祭祀共射牲之弓矢澤共射楛

質之弓矢大射燕射共弓矢如數并夾大喪共明弓矢凡
師役會同頒弓弩各以其物繕人掌詔王射贊王弓矢之
事戎右掌戎車之兵革使詔贊王鼓傳王命于陳中會同
充革車齊右掌祭祀會同賓客前齊車大馭掌馭玉路以
祀及犯軼戎僕掌馭戎車掌王倅車之政正其服犯軼如
玉路之儀凡巡守及兵車之會亦如之齊僕掌馭金路以
賓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其法儀各以其等爲車送迎
之節道僕掌馭象路以朝夕燕出入田僕掌馭田路以田
以鄙校人凡大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凡賓客飾其
幣馬大喪遣車之馬田獵則帥驅逆之車凡國之使者共

其幣馬凡軍事物馬而頒之圉人凡賓客喪紀牽馬而入
陳馘馬亦如之都司馬掌都之士庶子及其衆庶車馬兵
甲之戒以國法掌其政學凡此皆夏官之有事于五禮者
也秋官大司寇大祭祀奉犬牲若禋祀五帝則戒之日泣
誓百官戒于百族及納亨前王祭之日亦如之凡朝覲會
同前王大喪亦如之大軍旅泣戮于社小司寇小祭祀奉
犬牲凡禋祀五帝實鑊水納亨亦如之大賓客前王而辟
后世子之喪亦如之小師泣戮士師若祭勝國之社稷則
爲之尸王燕出入則前驅而辟祀五帝則沃尸諸侯爲賓
則帥其屬而蹕于王宮大喪亦如之鄉士大祭祀大喪紀

大軍旅大賓客則各掌其鄉之禁令率其屬夾道而蹕司盟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犬人凡祭祀共犬牲司隸邦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事蜡氏掌除魘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司烜氏以夫燧取明火于日以鑿取明水于月以共祭祀之明盥明燭共明水銜枚氏掌司囂國之大祭祀令禁無囂軍旅田役令銜枚伊耆氏掌國之大祭祀共其杖函大行人掌大賓之禮正春官之賓禮也與小行人司儀可直取爲賓禮之正文卽行夫環人掌客掌訝掌交皆禮賓之所有事者也而皆在秋官不得謂司寇之專主于刑也冬官雖闕可以義推

愚故曰周禮者行禮之人也

論語

尼父天聰人也又嘗言聽思聰耳順者其不思而得乎且在知命以後其更有密微者乎夫密微而善感者聲也其爲言善惡不齊其爲樂雅鄭不一子論舜隱惡而揚善至于音律之學樂則韶舞而放鄭聲此亦知聖人之耳矣何言乎六十著十年之變也知命之時豈其聰或有所未至然在六十時氣血耗減精神漸改聖人亦人耳試以愚夫反言之老而悖者或且自倚更事剛愎拒人明知天命已定尙思行險任耳而輕信禍自不淺孔子于知命之後行

藏出處聽其自然其于天下之事知之審矣其所謂耳順者蓋于顏子嘗發其旨焉非禮勿聽使非禮者化而歸于禮非莊子之所謂黜聰楞嚴之所謂圓通也七十從心不踰距則六十之耳順其斷乎以禮爲歸矣

上字自卑而升其事逆而難如車之上山舟之上水努力之謂也下字反是予嘗以子之孝父難于父之慈子臣之忠君難于君之愛臣人之法天難于天之生物以君父與天皆處乎上也道德高明之域亦然郝楚望之書曰禮下率則仁上率則義天下慈父多而孝子少因以思人必以上自待乃能免于下流下流之爲小人則所謂下達者耳

易爲逆數仁者先難上之謂也

貪者衰微也惟衰故貪惟貪故益衰甚矣衰之不可爲也
衰則不知敬衰則不知恥心志之有守者老而強血氣之
無知者老而衰故壯年負氣尙思自好至于垂盡則子孫
之慮身家之計相因以滋至求其不甘于衰而毅然有強
盛之思者寡矣記曰臨財無苟得論語曰未得之患得之
既得之患失之甚則有牀第可捐債怒可忍惟以得爲事
雖抵死不爲止悲哉其爲衰也嗟乎得者衰也則超然于
得失者豈非所謂強盛者乎

朔之爲言蘇也一月之元日也望則中中則將自盈而昃

朔望故竝重然日恆則月屢更故月令行政以月計不以日計焉夫治歷明時歷頒于諸侯月朔以餼羊告廟請而行之其詳雖不可聞大抵一月有一月之政事今之朔望官吏師生謁廟行香其遺制也夫祀鬼神者每于此時益加恣敬詛呪祈禳凡民間人事之不齊者俱藉此以治之此以見天時人心合一無間之妙亦見先王神道設教之意蓋未來者自朔始凡所更端舍其舊而新是圖者亦始也君子存心常如朔日之吉則身修而天下平矣

中庸

倚之爲義以立生者也猶流之生于和也流從己倚從人

己與人之間其情則萬殊其道則一也士之不自立而倚人者不足論中立矣宜若無倚然而易爲倚也此其故小人不能有唯君子之徒多有之微矣哉君子之有倚也天下之人各有方隅各有氣誼其賢者皆東西南北之自立者也惟中立者乃爲天下之大賢然天生聖賢雖不多得其爲中立之人必不止于一人二人合天下之中立者而計之俱爲中立能無倚乎無道之時憤世絕俗有道之日慷慨任事固非有私相援黨之心而中立者與中立者勢必至于交爲倚而不自知蓋將有倚我而相助者我將爲所用故陰亦倚之以爲重唯君子中立而又能不倚難矣

哉

孟子

鷄鳴而起夜分就寢計時十二醒者九夢者三積三日則生一日積三月則生一月積三年則生一年積三十年則生十年此勤者之所以立千世之名于百歲之身也怠惰戲媮乃與草木同腐未死而朽可不哀哉

凡氣晝陽而夜陰夜固小人之象也唯晝動而夜靜如歲之有冬貞下起元是之取爾予嘗驗之夜半之前仍是日晝之餘氣求所謂悔心之萌未可遽得迨夫夜半之後清明之氣漸漸復生至于平日幾乎有充盈之勢氣不可見

于心見之心不可見于好惡與人相近者見之好人之所好惡人之所惡者仁義之根柢也故于夜氣後續之曰平旦之氣于此充之至于充滿乃所謂浩然之氣夫氣之爲氣也不可控御不可遏止如草木之生勃不容已于此見生之謂性焉韓恭簡曰人不夜食乃可言夜氣以此推之人在醉飽淫泆之中是非構鬪之後其氣盡蝕難以語此孟子承大學中庸之傳於身心性命大體小體多發所未發深慮以形色爲粗故示之云形色天性能聰則耳踐矣能明則目踐矣能慎言語節飲食則口踐矣能非禮勿動則身踐矣聖人何以異于人哉能不虛其形色而已矣不

然則耳目口鼻四肢百骸無以見修身之實事矣乃知形
端表正者色溫氣和形色不可以僞爲天性不可以他求
人知仁爲善不知義爲善義最方嚴凜不可犯蒼素一判
斷不姑息一點濡忍之念不可參入所以事無逗遛萬人
必往即使死生亦所不顧此於浩然之氣爲最切所以文
天祥正氣之歌深知當死不死便有無窮悔吝蓋義之切
于人者如此其近于義者莫如節士之有節如女人之有
節臨財處事宗族鄉黨之間分毫不敢過節介然不苟日
從事于義亦不敢以剛暴粗猛之氣加乎人每于平日之
初孳孳爲善而不敢息誠以平日者一日之開闢也若人

之少年卽是一生之平日少年不知學將必爲俛燭流入
于辱身賤行嗚呼不可畏哉

河濱遺書鈔卷一終

